

醒世小說

第十集

九  
鹿  
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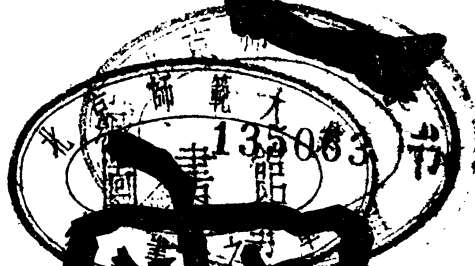


402654

醒世小說十集

九  
尾  
鳳

圖  
書  
局  
印



北師大圖 B2353376

醒世小說九尾龜第十集目錄

卷一

第一回

走章台良宵開夜宴

入花叢壽地遇無鹽

第二回

論交涉清言譏俗吏

縱微辭談笑說官場

第三回

演活劇刻意繪春情

做淫風當場飛黑索

第四回

印深情軟語留春

諧好事平康選夢

卷二

第五回

遇秋娘一箭貫雙雕

賣丰姿春風描倩影

第六回

矢從良纏綿傾肺腑

悲身世老大感年華

第七回

雙調頭翡翠共移巢

三鼎足鴛鴦齊比翼

第八回

循俗例雙美擁檀郎

鬧相公新知結幽悽

卷三

第九回

中和園書生聽戲

昇平班觀察開筵

第十回

吃大菜安心尋綺夢

走歧途着意訪名姝

第十一回 訪天台三士入桃源

定花榜羣芳登上第

第十二回 饒長亭良朋悲遠別

脫火坑名士作冰人

卷四

第十三回 解腰纏豪情成義舉

翻醋甕冷語試深心

第十四回 逢醉鬼狹路動干戈

數前塵花叢談掌故

第十五回 范彩霞歇夏觀盛里

陸麗娟獨游味蕪園

第十六回 弔膀子淫伶得意

鬧包廂戲館爭風



醒世小說九尾龜第十集卷之一

第一回 走章台良宵開夜宴

入花叢驀地遇無鹽

上集書中說到章秋谷到了天津。金觀察同他到侯家后去。在寶華班金蘭那裏。和他擺酒接風。席散之後。金觀察又同着秋谷到東天保去打茶圍。剛剛坐下。早見七長八短的。擁出十餘個倌人來。秋谷約略看了一回。只見不論妍媸大小。都紮着一雙褲腿。纏着一雙金蓮。那一雙金蓮。雖然一個個都纏得不盈四寸。却都時趾圓背厚。擁腫非常。那裏像什麼。兩瓣香蓮。那裏像什麼。一鈎新月。比起那驛路旁邊的馬足磨坊裏面的驢蹄來。倒覺得有些相像。看官請想。好好一對增嬌助媚的三寸金蓮。像了那最醜最不雅觀的驢蹄馬足。可想而知。還有什麼好看。更兼北邊女人的習慣。走起路來。都挺着個胸脯。仰着個臉。雄糾糾氣昂昂的全沒有一些兒嫵娜溫柔。只覺得滿面上都帶着一團怒氣。秋谷見了。繃着眉頭。向金觀察打着鄉談道。這太難了。揀不出一個好的。便怎麼樣呢。金觀察看了一看。也把雙眉一縐。道。沒奈何。將就些兒。選一個就是了。秋谷道。就是矮子裏頭。選將軍也選不出來。這有什麼法兒。金觀察聽了。搖頭不答。正在這個時候。門外又走進一個倌人來。黑面長身。腰闊背厚。濃眉大眼。闊口方腮。挺

着個肚子搖搖擺擺的走進來。章秋谷見了，不覺吃了一驚。向金觀察道：「這樣的奇形怪狀，嚇也被他嚇死了！」就是上海的花煙間娼妓，也要比他好些。章秋谷的意思，只道天津人不懂蘇州話，所以這幾句話兒，也是打着蘇白講的那裏。知道這個最後進來的醜鬼，聽了秋谷這兩句話，不覺臉上變色。一張漆黑的臉，泛出一陣紅雲。大聲說道：「你們兩位老爺，怎麼跑上門來罵人？什麼叫作不如上海的花煙間？」秋谷出其不意，忽然聽得這位寶貝說起話來，聲音洪亮，就如破鑼敗鼓一般，倒被他嚇了一跳。一時間倒回答不出來，只得勉強和他支吾道：「你不要聽錯了我們的話兒。聽到隔壁去了，我們講的是上海的事情，說上海花煙間娼妓一樣，也有好的，並不是說你們那裏有上門罵人的道理。」那僧人見秋谷向他分割明曉得是秋谷說謊，不便再說，只把秋谷瞪了一眼。秋谷不覺毛骨悚然，有些坐不住，便向金觀察道：「我們究竟怎麼樣？」金觀察無可如何，只得隨意指着自已身傍的一個僧人，問他叫什麼名字。那僧人便答應道：「我叫福喜。」你們兩位老爺到我房間裏頭去坐罷。」秋谷聽了，連忙立起身來，同着金觀察跟着他就走。直走到福喜房內坐下。登時覺得如釋重負，心上鬆爽非常。金觀察見了，忍不住對着秋谷微微一笑。秋谷自家也覺得好笑起來。一面笑着，一面抬起頭來。

看時只見房間裏頭倒收拾得十分乾淨。湘簾。素几。錦帳。銀鈎。花氣融融。芸香拂拂。秋谷看了不覺暗暗稱奇。暗想不料北邊的窯子裏面竟有這樣的地方。可惜這班人物一個個都是奇形怪狀。牛鬼蛇神。未免辜負了這般精室。心上想着再看那福喜時只見他黑漆漆的一頭頭髮水汪汪的一對眼睛雖然姿貌平平却還沒有什麼怪相。當下金觀察同着秋谷坐了一回。又聽福喜唱了一個天津小調。秋谷催着金觀察要走。金觀察也就立起身來。在身上掏出兩塊錢。放在煙盤裏面。便同着秋谷出了大門。金觀察便和他取笑道。你向來自負是個嫖界中的高手。怎麼今天也這樣的面紅耳赤。話都說不出來。秋谷自己也笑道。小姪只說他是不懂蘇州話的。無意中說了這幾句。那知他竟認真起來。一時間不好回答。只好扯一個謊的了。小姪在上海地方歌場酒陣整整的混了六年。從來沒有吃過一些兒虧。今天恰恰的遇着了這個妖魔。却是第一次碰這樣的大釘子。金觀察聽了不覺大笑起來。兩個人一面笑着。早又走進一家南班子的廝所。叫做五鳳班。這個班子一古腦兒只有五個倌人。那四個都是揚州人。只有一個叫月芳的是蘇州人。倒也生得骨格娉婷。腰肢婀娜。只是年紀大了些兒。看上去已經有三十內外的模樣。梨渦熨貼。未褪嬌紅。眉黛溫存。猶餘淺綠。雖是秋娘半

老。却。還。狠。有。些。徘徊顧影的丰神。月芳見了秋谷不覺心中一動。又聽得金觀察說秋谷是從上海來的。更覺得十分巴結。百倍殷勤。對着秋谷飛個眼風道。章老爺來浪上海。白相慣仔。天津地方格兩個倂人。章老爺陸裏看得上。只好將就點嘍。秋谷微笑道。你們這裏只幾個人。老實說我都看。不中。剛剛的只看中了你一個。你的房間在那裏。我們過去坐一回兒。月芳聽了道。阿是眞格呀。秋谷道。自然是眞的。月芳一笑。道。倪搭別人家做媒人。倒做到仔自家身浪來。哉說着。便握着秋谷的手。走到自家房裏。金觀察也同着過來。月芳敬過瓜子。提起全付的精神。應酬一番。原來月芳在上海做生意的時候。叫做陸月卿。十年之前。狠有些兒名氣。枇杷花下車馬常盈過了幾年。不知怎麼的。忽然門前冷落起來。上海立不住。就到天津來做。在天津做了幾年生意。也不見得怎樣熱鬧。月芳回憶當日的繁華。想着如今的落寞。對着那花朝月夕。未免有許多的舊恨新愁。如今見了章秋谷。雖然是初次見面。却把秋谷當作個舊時恩客。一般。把自己的遭逢身世。約約略略的和秋谷說了一番。金觀察和章秋谷聽了。都嘆息不已。秋谷見月芳雖然將近中年。芳時已過。却是語言伶俐。丰格清華。心上便覺得有些屬意。略略的坐了一坐。便向金觀察道。時候已經不早。差不多將近五更。我們還

是回去罷。金觀察點一點頭。便同着坐轎回去。秋谷因晚間困倦。又路上辛苦。直睡到十點鐘。方才起身。金觀察已經上了衙門回來。和秋谷商議。要請他當洋務局的總文案。秋谷想了一想。也便答應。秋谷本來有個候選同知的功名。就是安中堂辦順直捐的時候。秋谷太夫人聽得人說這一次開捐以後。就要永遠停捐。那順直捐的折扣。又實在來得便宜。就出了七百多兩銀子。和秋谷捐了個候選同知。秋谷心上不願用捐班出身。這個頭銜從來沒有用過。如今金觀察要請秋谷當洋務局總文案。官場裏頭的規矩。沒有功名的人。是不能當差的。這個洋務局總文案。又是一個緊要的差使。不能不搬出這個功名來。裝一裝場面。金觀察因秋谷素日性情高傲。一定不肯受他的委札。便把委札改了個照會。用上關防。自己親手送交秋谷。秋谷接過來看時。見不是札子。方才道謝一聲。收了下來。又向金觀察說道。小姪蒙老表伯的垂愛。本應立刻到差。但是千里長途。未免有些勞頓。要在老表伯這裏告假三天。小姪也好藉此休息。金觀察聽了。自然一口答應。到了晚間。金觀察又在雙福班請秋谷吃了一椀酒。秋谷又看中了一個十三歲的清倌人。名叫月香。邀同衆人到月香房間裏頭去打了一個茶圍。一連鬧了幾天。秋谷假期已滿。金觀察同着秋谷。到洋務局去到差視事。又引着他見

了會辦宋觀察。幫辦徐觀察。提調召太守。秋谷見了宋觀察徐觀察召太守等。並不請安。也不行禮。只打了一個拱。那知這位宋觀察和徐觀察。是最有官場習氣。最愛鬧脾子的。見了秋谷這樣的禮數。疎狂語言。直率心上。大大的不以爲然。只礙着金觀察的面子。不好說出什麼來。只有提調召太守。是個舉人出身。少年時也是個有名的狂士。見了章秋谷這樣的丰裁。俊爽。舉止。從容。知道不是尋常人物。便有心要結識這個人。兩個人常常聚在一起談天說地。我佩服你的意氣。你羨慕我的才華。倒成了披肝瀝胆的朋友。秋谷自到洋務局以後。金觀察每逢有了疑難的交涉。便和秋谷商量。秋谷感激金觀察推誠相待。也是推心置腹的和他盡心策畫。竭力扶持。賓主之間。十分相得。有時遇着事情棘手的地方。秋谷又援照各國的條約。和外國人反復辯論。外國人也無可如何。這一天秋谷正在洋務局裏頭。和召太守講論那中外約章的失敗。講論了一回。又提起近來交涉的困難來。秋谷便向召太守道。我們中國到了如今的這般時候。再要和洋人辦交涉。自然是困難非常。但是這個原因。不在於如今那班辦交涉的人員。却在於當初那些定條約的飯桶。爲什麼呢。這個條約原是國際裏頭一件最緊要最重大的東西。另外有這樣的一家學問。深文鉤義。和別的文法。大不相同。不是



局外的人可以弄得來的。所以他們泰西各國訂定條約。另有條約專家一字一句細細的斟酌。就是一個半個字兒。也不是輕易用的。那裏像我們中國一般。把這樣緊要的事情。一古腦兒都交給那一班不諳交涉。不懂條約的大員。自然鬧出許多笑話。種種失敗來了。更兼這個商訂條約的這一種學問裏頭的道理。甚是精微。你就是放着幾個博古通今的名士。鎔經鑄史的大儒。在這裏要是叫他。和外國人訂起條約來。也未見得一定就會妥當。總之這個學問。別是一種工夫。另有一家門路。就和我們中國的公文案牘一般。儘有那一班下筆千言的才子。你叫他辦個照例的公牘。他倒提不起筆來。那些州縣衙門裏頭的書吏。平時寫個條子。都寫不上來的。辦起公事來。倒辦得清清楚楚。沒有一些兒不通的地方。商訂條約。辦理交涉。也就是這個樣兒。一絲一毫都錯不得。比如你當個辦交涉的人員。和洋人訂一個條約。那條約裏頭的話兒。看上去都是平平常常。並沒有什麼緊要的地方。那裏知道。到了日後。洋人忽然來和你交涉。起來認定了條約。裏頭的一句說話。當作個和你交涉的憑據。只說約章裏面早已訂明。叫你無從回駁。其實你當初和他立約。條約裏面雖然有這樣的一句話兒。却不是這般解決的。禁不起洋人忽然翻過臉皮。把好好的。一句說話。顛倒了一個過。

兒硬要這般解決起來。到了那個時候。你反悔。又反悔。不來磋磨。又磋磨。不下方才知道。這個條約。不是靠着政府裏頭的一二大員。冒冒失失。糊糊塗塗。就可以亂定得的。你想我們中國。那幾個最初訂定條約的人。那一個是明白外交的。那一個是熟諳條約的。那些損失。國權關係。體統之處。說也說不盡許多。雖然是那班不中用的飯桶。辦理不善。却也不能全怪他們政府裏頭的人。也有些兒不是他們那些人。自少至老。只曉得吃飯拿錢。請安叩首。何曾知道這條約兩個字兒。是個什麼東西。平空的叫他們去和外國人訂起什麼條約來。好像抓着個北郭的農夫。定要叫他持籌握算。捉住了個南山的石匠。定要叫他鏤玉雕金。鬧到後來。終久還是個一物不成。一事不就。究竟還是農夫石匠的不是。呢。還是指使人的不是。呢。正是大好河山。寂寞新亭之涕。可憐。明月淒涼。庾亮之樓。要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交代。

第二回

論交涉清言譏俗吏

縱微辭談笑說官場

只說召太守聽了章秋谷的話兒。連連的點頭稱是。道你的話兒。實在講得透澈。如今的那班辦交涉的寶貝。一個個都是坐了這個毛病。當初訂定條約的時候。糊裏糊塗。就是這樣的一來。那裏懂得什麼條約的學問。比不得他們外國派出來商訂條約的。

人一定是長於外交。熟諳例約。辦起交涉來。自然不至茫無把握。我們中國這班人。那裏是他的對手。據我想起來。這些商訂約章。辦理交涉的事情。另有一種專門的學問。不是那些門外漢。可以率爾操刀。魯莽從事。得的更兼商訂條約關係。非常一個不小心。就要損失許多的權利。就是一個無關輕重的字兒。一句絕無係屬的說話。也一定要再三審慎。沒有一些兒疎忽的地方。方才保得將來不另生枝節。你若是一時忽略。不去細細的推敲。只說這句話兒。這個字兒。是不關緊要的。隨隨便便的就答應了。那裏知道將來就在這個不關緊要的地方。平空生出許多枝節。鬧出絕大的交涉來。這樣的。事情。我在這裏。見了也不止一次。我以前也曾上過一個條陳。請在總理衙門裏。頭設一個外交館。專門培植那些辦理交涉的人才。無奈人微言輕。大家非但不以為然。倒反一個個都說我無故多事。這些話兒。我以前也和金觀察說過。金觀察倒深以為然。無奈金觀察也沒有什麼大權力。在上的人。置之不理。說來也是枉然。方才你說的一席話兒。真是一句一字。都打到我心坎裏去。沒有一句不是我心上要說的話兒。真是英雄所見略同。不是那班庸庸碌碌的人。可以妄參末議的。章秋谷聽了。笑道。極承推許。慚愧非常。但是我的心上。還有一個意見。如今那班辦交涉的人。秋谷正說到

這裏只見金觀察在外面走了進來。章秋谷和召太守連忙立起。金觀察忙道：「請坐。請坐。我們都是自己人。何必要講這些過節。」說着，金觀察自己便也坐了下來。章秋谷和召太守也就一同坐下。金觀察道：「你們談論得正在十分熱鬧。被我進來打斷了你們的話兒。如今你仍只顧談你們的。待我來做個旁聽的人。何如？」秋谷笑道：「小姪和召太尊方才講的，就是我們中國交涉失敗的原因。說着，便把方才一番議論，約略述了一遍。金觀察也不住的點頭稱是。秋谷又道：「據小姪的意見看起來，如今我們中國的交涉失敗，還有一種原因。第一種原因是條約失敗。方才已經講過，不必再去提他。第二種原因，却都是給那班辦理交涉的官員鬧壞的。他們那班飯桶，好容易花了無數的銀錢，走了許多的門路，方才謀得一個功名，鑽得一個差使，兢兢業業的捧着腦袋過日子。一個樹葉子下來，也怕壓破了頭。平時見了上司，一味的只曉得撥臂放屁，捧卵呵。呀！這樣的人，要叫他去辦交涉，你想可中用？不中用，只要一見了外國人的影兒，不等他開口說話，早已嚇得魂飛魄散，骨軟筋融。一味的唯唯諾諾，憑他要怎麼樣，就怎麼樣。那裏敢駁他一個字的。回在他自己心上，想起來，得罪了上司，還好請個旁人解釋。解釋或者行些賄賂，也就罷了。要是得罪了外國人，就是上司和他十分合式，也是

偏袒不來的。所以辦起交涉來。憑着那外國人怎樣的。要求那般的強硬。也不敢說半個不字。放一個屁兒。他那裏知道外國人的辦交涉。也是專用詭譎手段的。他自己明曉得這件事情不合條約。有妨公法。未見得辦得到。他却故意裝個糊塗。姑且向我們中國要求一下。若是我們中國的外交官。據着條約公法。和他抗辯。他就不來提起。只當沒有這件事情。兒一般。在他原沒有一些兒損失。不過費他一個照會。就是了。萬一個那班辦理交涉的人。不明條約。不諳公法。竟是輕輕易易的答應了。下來他就得步進步。要求無已。並且從此以後。還要。把這件事情。當作舊例。節節挾制。事事誅求。他們那班飯桶。只說外國人的事情。不是頑的。遇着有什麼交涉的事件。免不得將就些兒敷衍一下。叫他心上喜歡以後。或者可以省些困難。那裏知得如今這般的競爭世界。只有進步。沒有退步的。就是一件至微極細的事情也。一定要和他據理力爭。退讓不得。若是遇事退讓。處處將就。今天退讓。來明天將就。去一天一天的讓。來讓去。我們中國縮退一步。他們外國人便占進一步。得寸進寸。得尺進尺。到了後來。一定要弄得無可退讓。無從將就。那其間退讓不得。將就不來。勢必至於彼此決裂。釀成重要的交涉。與其遇事將順到後來。依然還是收拾不來。不如在交涉之初。就正堂堂的和。他磋商。

磨。辯。駁。據。約。爭。持。到。後。來。還。不。至。於。這。樣。的。潰。敗。決。裂。不。可。挽。回。在。他。們。外。國。人。的。一。方。面。看。起。來。却。也。怪。不。得。他。們。痛。恨。以。前。的。種。種。要。求。沒。有。一。件。不。肯。沒。有。一。事。不。允。到。了。如。今。忽。然。兩。下。齟。齬。起。來。自。然。是。恨。入。骨。髓。的。了。就。是。如。今。各。省。的。民。變。鬧。教。的。案。件。那。一。件。不。是。地。方。官。激。出。來。的。要。是。那。些。地。方。官。能。夠。放。大。了。胆。逢。着。民。教。交。關。的。事。情。一。秉。至。公。的。按。律。辦。理。不。要。袒。護。教。士。陵。虐。百。姓。也。何。至。於。鬧。出。這。樣。的。事。情。來。總。而。言。之。做。官。的。人。要。是。存。了。個。患。得。患。失。的。心。就。斷。斷。不。能。辦。事。小。姪。狂。瞽。之。論。老。表。伯。以。爲。何。如。金。觀。察。拍。手。道。你。的。話。兒。一。些。不。錯。正。和。我。的。意。見。相。同。如。今。那。班。辦。交。涉。的。人。要。是。個。個。都。能。依。着。你。的。話。兒。辦。事。我。們。中。國。的。利。權。何。至。這。般。喪。失。我。們。中。國。的。百。姓。何。至。這。樣。受。欺。說。着。三。個。人。不。免。嗟。嘆。一。番。金。觀。察。道。如。今。官。場。中。人。的。卑。鄙。齷。齪。比。那。前。十。年。的。情。形。更。是。不。同。就。是。說。也。說。不。盡。許。多。別。的。都。還。不。必。說。他。最。可。笑。的。就。是。我。們。這。班。候。補。道。你。只。看。全。國。行。省。裏。頭。那。些。最。重。要。的。差。使。什。麼。銀。元。局。銅。元。局。鐵。路。礦。務。軍。政。警。察。那。一。處。的。總。辦。會。辦。不。是。候。補。道。當。的。好。像。世。上。的。人。只。要。是。個。候。補。道。就。無。所。不。通。無。所。不。曉。不。論。什。麼。事。情。都。是。內。家。不。管。什。麼。要。差。都。是。熟。手。好。像。不。是。候。補。道。就。不。勝。其。任。的。一。般。你。想。那。些。候。補。道。裏。頭。大。半。都。是。



些有錢的。執袴子弟。仗着家裏頭的。有幾個錢。捐個功名出來。頑頑那裏。會辦什麼事。情。雖然候補道裏頭。也未嘗沒有幾個精明強幹。有才識的人。却是十個裏頭。找不出這樣的一個。把國家的大事。一古腦兒的。都交給這一起。酒囊飯袋的庸才。我們中國的。前途那裏。還有什麼希望。說着不覺長嘆一聲。秋谷道。老表伯這番說話。委實不差。如今那班候補道裏頭。像老表伯一般的人。不要說十個裏頭。找不出一個。就是全國的候補道。一古腦兒合攏起來。只怕也揀不出幾個。金觀察笑道。這句話兒。你是違心之論了。像我這般的人。在候補道裏頭。雖不是什麼酒囊飯袋。却也算不得什麼奇材。異能。不過撫心自問。還不是那班尸位素餐的人物。罷了你的說話。未免稱譽得過當些兒。召太守接着說道。秋谷兄的話兒。却也不是過贊。委寔如今直隸通省裏頭。和大人一般熱心辦事。才識兼優的。却是寥寥無幾。金觀察哈哈的笑道。今天什麼道理。你們兩個人忽然這樣的謔贊起來。章秋谷道。小姪的爲人。老表伯是向來知道的。從不肯脅肩諂笑。當面阿諛。就是召太尊。也不是這般卑鄙的人物。章秋谷正說到這裏。忽然外面有人來拜金觀察。當差的傳了進來。金觀察連忙起身出去。臨走的時候。對着秋谷道。今天余太守請你在上林春晚飯。你不去。秋谷道。如若老表伯去。小姪一

定奉陪。金觀察點一點頭。忽忽的走了出去。當下章秋谷又和召太守談了一回。又辦了些日行的公事。看看日色西斜。便回到廬家胡同金觀察的公館裏頭來。只見余太守已經來了。在金觀察書房裏頭談。天見了秋谷。連忙拱手道。我只怕秋谷先生不肯賞光。所以特地自己過來奉請。秋谷道。豈敢豈敢。多承賜飯。深擾。那有不到的道理。余太守道。好說好說。秋谷先生爲什麼要這般客套。金觀察便取笑。他們道。我看你們兩個不是在這裏講什麼話。大約是你們兩個結了新親。今天在我這裏會親。所以一個道。般客氣。一個又是那樣謙恭。不然爲什麼要這般拘束呢。說得秋谷和余太守兩個都笑起來。余太守坐了一會。便向秋谷道。如今差不多有六下鐘。我們就去好不好。金觀察便對秋谷道。今天我聽說天仙戲館裏頭來了個上海新到的女伶馮月娥。花旦戲串得甚好。我們何妨早些吃了晚飯。去賞鑒他一下子。余太守聽了。先自高興。口中說道。狠好狠好。我們吃過了立刻就去。想不到我今天這個東道主人。做得竟不折本。金觀察和章秋谷聽了。都微微一笑。章秋谷不說什麼。金觀察却對着余太守道。你的算計。既然這樣精工。何不索性連今天的一頓晚飯。都不要請。豈不更占便宜。余太守聽了。跳起來對着金觀察打了一拱道。既然如此。今天對不起一客。不煩二主。爽

性我奉托了你老哥和我代作了今天的主人。何如。金觀察大笑道：「好得狠，好得狠。你既然捨不得花錢，我今天非但不要你出一個大錢，爽性再送五塊錢給你用。用不好，章秋谷聽得這裏，忍不住格的一笑，余太守也笑道：「不好，不好，給你占了便宜去了。」金觀察道：「你自己情願，願伏伏貼貼的叫我來占你的便宜，我不好意思推却，自然只好領你的情的了。」余太守笑着，呸了一口道：「小孩子沒有規矩，滿嘴裏亂講的，是些什麼話兒。」金觀察拈着自己的鬚鬚，對着秋谷道：「你聽聽他倒叫我小孩子，你想可笑不可笑。」三個人一面說笑，大家都坐上轎子，到日本租界的上林春番菜館來，揀了樓上的一間房間，坐了余太守，便寫了幾張催請客人的條子，交給細崽，叫他立刻送去請的客人，就是言主政和楊司馬兩個。賓主只有五個人，正是胭脂照夜樓臺歌管之春，粉墨登場，傀儡衣冠之恨，不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交代。

### 第三回

演活劇刻意繪春情

儼淫風當場飛黑索

且說余太守在上林春請客，金觀察和章秋谷是和余太守一同去的，還有言主政和楊司馬兩個人，一會兒也都來了。金觀察便和衆人寫起叫局的條子來。原來京津一帶不說叫局，只說是叫條子。當下金觀察叫了寶華班的金蘭，余太守叫五鳳班的桂

紅楊司馬叫東天保的貴喜言主政叫富貴班的銀珠章秋谷自然是叫寶華班的雲蘭不用說了。條子發了出去。余太守便請衆人點菜。寫好菜單。交給細崽。拿了出去。不多一刻。細崽端上湯來。叫的姑娘也都來了一個個。坐在客人後面。金蘭和桂紅。秋谷本來認得。貴喜和銀珠。秋谷雖然也在金觀察席間。見過一次。却看得不甚清楚。又仔細細的打量一番。雖然比不上金蘭和雲蘭兩個。却也還五官端正。身段玲瓏。並十分惹厭。那桂紅見了秋谷。忽然想起是招呼月芳的客人。連忙問道。章老爺你不是招呼月芳的麼。爲什麼不去叫他。秋谷微笑搖一搖頭。雲蘭却瞪了桂紅一眼。金觀察便道。月芳和你狠要好的。你就多叫一個。也沒有什麼。秋谷道。我們今天要去聽戲。一會兒就要走的。改天再叫罷。金觀察聽了。也就不說什麼。雲蘭恰拉着秋谷的手。附着耳朵。悄悄的說道。耐勿要去。做格石灰布袋。阿曉得。今朝看過仔戲。阿到倪搭去呀。秋谷略一沉吟。道。等一會再說不來也。說不定。雲蘭又低聲說道。倪勿要晏歇。點定規要耐去格。秋谷聽了。使也附着雲蘭的耳朵。說了幾句。雲蘭面上。一紅道。倪是勿曉得。格金觀察見他們兩個附耳說話。便喝一聲。采道。你們兩個人不用這般鬼鬼祟祟的。樣兒。今天我來和你們做個媒人。何如。章秋谷微微一笑。也不言語。雲蘭接口說道。格

未。蠻。好。就。請。耐。金。大。人。搭。倪。做。個。媒。人。勿。得。知。倪。阿。有。格。號。福。氣。說。着。自。覺。有。些。不。好。意。思。紅。着。臉。回。頭。一。笑。却。却。和。章。秋。谷。打。了。一。個。照。面。秋。谷。便。握。着。他。的。纖。手。定。睛。細。看。時。只。見。他。寶。靨。微。紅。梨。渦。欲。笑。柳。挹。雙。眉。之。翠。花。飛。一。面。之。春。頭。上。帶。着。兩。條。茉莉。花。條。一。陣。茉莉。花。香。直。送。到。章。秋。谷。鼻。孔。中。來。秋。谷。到。了。這。個。時。候。不。由。得。心。中。一。動。兩。只。眼。睛。一。瞬。不。轉。只。是。靜。靜。的。看。雲。蘭。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不。覺。噉。的。笑。道。耐。格。人。恰。實。梗。呀。秋。谷。微。笑。一。笑。一。言。不。發。只。細。細。的。領。略。那。靜。中。香。色。個。裏。溫。柔。雲。蘭。見。他。看。得。詫。異。不。由。得。臉。上。竟。紅。起。來。推。開。了。秋。谷。的。手。口。中。低。低。說。道。耐。勿。要。實。梗。哩。撥。別。人。家。看。仔。阿。要。難。爲。情。說。着。便。立。起。身。來。走。到。那。邊。對。着。壁。上。的。着。衣。鏡。理。了。一。理。鬢。髮。又。取。出。一。個。小。小。的。牙。梳。來。把。前。劉。海。梳。了。一。梳。回。過。頭。來。對。着。章。秋。谷。嬌。然。展。笑。秋。谷。也。對。着。他。微。微。的。飛。個。眼。風。余。太。守。見。了。便。嚷。道。你。們。兩。個。人。有。什。麼。話。兒。只。顧。當。着。我。們。講。就。是。了。何。必。要。擠。眉。弄。眼。的。做。出。這。個。樣。兒。來。秋。谷。聽。了。還。沒。有。開。口。言。主。政。便。也。笑。道。秋。谷。兄。既。然。這。樣。的。賞。識。雲。蘭。明。天。何。不。就。在。他。那。裏。吃。一。檯。酒。也。好。等。我。們。做。個。現。成。媒。人。正。說。着。忽。然。聽。得。笛。聲。嘹。亮。金。蘭。低。低。的。唱。起。崑。曲。來。大。家。要。聽。曲。子。便。打。斷。了。話。頭。秋。谷。原。是。個。慣。家。聽。他。唱。的。是。八。陽。便。按。着。節。拍。一。句。

一句的聽下去。覺得一字一轉音節。纏綿便由不得喝一聲采。接着雲蘭唱了一段二進宮。却也唱得平平穩穩的。沒有什麼舛誤。大家也免不得贊了一聲。桂紅是不會唱的。貴喜銀珠都唱了一支天津小調。五道菜已經陸續上完。桂紅和貴喜先自去了。金蘭尙有別處轉局。便也匆匆走了。只有雲蘭和銀珠。要同着衆人一起去聽戲。秋谷和言主政自然答應。一會兒細息送上賬來。余太守簽過了字。大家謝過主人。出了上林春。竟到東門外天仙戲園來。這個時候已經差不多有八點多鐘。金觀察是預定的包廂。大家一闕上樓。各自坐下。舉目看時。已經擠得個人山人海。連包廂都擠得滿滿的了。原來天津京城的戲園規則。和上海不同。上海是不論包廂正桌。一樣都是上等人的座位。只有同着女客的。方才去坐那包廂。平常的人。大半都坐正桌。看得清楚些兒。聽也聽得明白些兒。京城和天津的戲園。上等人出來聽戲。大家都坐包廂。那池子裏頭的正桌。都是些下流社會的人物。上等人一個都沒有。表過不提。只說金觀察邀着大家坐下。先拿過戲目來看時。只見戲目上排着男伶高福安的金錢豹。青菊花的珍珠衫。小陳長庚的奇冤報。又是女伶尹鴻蘭的空城計。小菊英的燒骨記。馮月娥的賣胭脂。原來天津戲館。都是男女合演的。所以生意十分發達。地方官也不去禁他。這



個時候。檯上正在那裏演金錢豹。這個高福安。本來也是個著名的武生。檯容既好。武功也狠不差。這齣金錢豹。更是他的拿手好戲。到那飛叉的一場。高福安賣弄精神。拿着一把明晃晃的真義飛得穿梭一般的沒有一些兒滲漏。那個做配角交叉的開口跳劉燕云。也接得十分神捷。伶俐非常。大家都稱賞不已。金錢豹演畢。就是青菊花的珍珠衫上場。那青菊花穿着一身艷服。婷婷嫋嫋的走到當場。恰生得骨肉停勻。手神妍麗。比臨風之玉樹。粉面凝脂。同出水之芙蓉。纖腰約素。好似那一朶彩雲。慢慢的飛到檯前的一般。那態度神情。也不像什麼男扮女粧。竟是逼真的一個大家閨秀。出得場來。流波四盼。狠有些嬌羞靦覷的神情。秋谷見了。先叫一聲好。對着金觀察等道。這一個青菊花。狠不錯。據我看起來。比那上海的什麼高彩雲。周鳳林。還要勝些。一面說。一面看着那青菊花的做工。也覺得甚是到家。直到小陳長庚唱完了奇冤報。方才是女伶出場。尹鴻蘭去著孔明出來。秋谷仔細看時。見他短短的一個身材。檯容也不見得十分出色。唱工倒還沒有什麼。就是喉音低些。秋谷便有些不高興。看回過頭來。低低的和雲蘭握手談心。也不去看那戲檯上做些什麼。一會兒的工夫。小菊英燒骨記唱過。就是馮月娥的賣胭脂。剛剛出得戲房。就聽得樓上樓下的人齊齊的喝一聲采。

轟然震耳。倒把個章秋谷嚇了一驚。章秋谷在上海的時候。也看過馮月娥的戲。覺得平平常常的。也沒有什麼出類拔萃的地方。如今見了馮月娥。又細細的打量了一番。覺得還是和從前差不多。面貌本出平常。唱工又不見得大好。只有那一對秋波。生得水汪汪的。橫波一顧。剪水雙清。着實有些鈎魂攝魄的魔力。章秋谷看了。暗想雖然一雙眼睛。生得好些。却究竟不是全材。唱工做工也都狠是平常。爲什麼天津地方的人。要這般的賞識他。想着。又留意看他的做工。覺得似乎比以前做得老到些兒。那裏知道這個馮月娥。做到買脂調戲的一場。竟當真和那小生。捻手捻腳。兩個人滾作一團。更兼眉目之間。隱隱的做出許多蕩態。只聽得樓上樓下一片聲喝。起采來。秋谷本來最不喜歡的。就是這些淫戲。如今見馮月娥做出這般模樣。不覺渾身的雞皮疙瘩。都直豎起來。別過了頭。不去看他。口中只說該死該死。怎麼竟做出這個樣兒來。真是。一些兒廉恥都不顧的了。金觀察等看了。也說形容得太過了些。未免敗壞風俗。只把一個雲蘭。看得滿面通紅。低着個頭。抬都抬不起來。拉着章秋谷的手。口中說道。格號浪形。勿知區。俚那。哼。做得出格。看仔。阿。要。勿。色。頭。章秋谷附耳和他說道。你不要說他浪形。等回兒。我們兩個人也去串一下。子。給衆人看看。何如。雲蘭打了秋谷一下。道。倪

是勿懂格請耐。一幹仔去串罷說着。忍不住一笑。面上更紅起來。秋谷正和雲蘭說笑。忽然又聽得那些座客齊齊的喝起采來。秋谷連忙看時。只見馮月娥索性把上身的。一件紗衫卸了下來。胸前只紮着一個粉霞色西紗抹胸。襯着高高的兩個雞頭嫩嫩的一雙玉臂。口中咬着一方手帕。歪着個頭。斜着個身體。軟軟的和身倚在那小生的。肩上好似沒有一絲氣力的一般。鬢髮惺忪。鬢髮斜。兩只星眼半開半合的。那一種的淫情蕩態。就是畫都畫不出來。這個時候不要說引得那班聽戲的人。人心動個個神搖。就是章秋谷這樣的一個。曾經滄海的人。也不因不由的心上有些跳動起來。雲蘭坐在秋谷背後。也有些杏眼微錫。香津頻咽。耳中只聽得一片喝采的聲音。好似那八面春雷。三千畫角。直震得人頭昏腦痛。兩耳欲聾。正在鬧得沸反盈天之際。猛然見外面走進幾個人。分開衆人。一直擠到檯前。頭上都戴着纓帽。腳下都穿着黑布快靴。好像衙門裏頭的差役一般。衆人見了大家。摸不着頭路。不知道是來做什麼的。大家。都眼睜睜的。看着不想這幾個人。到了檯前。擡起頭來。向檯上看了一看。竟大家登着檯前的桌子。跳上檯來。檯上的人見了十分詫異。正要開口問時。說時遲那時快。有一個爲首的人。搶上一步。搶到馮月娥身旁。豁啣的一聲。袖管裏頭掏出一根鐵練。呼

的。就。向。馮。月。娥。頭。上。套。去。馮。月。娥。正。在。賣。弄。精。神。的。時。候。不。隄。防。竟。有。這。樣。的。事。情。一。時。間。大。驚。失。色。想。要。開。口。問。時。張。口。結。舌。的。一。時。那。裏。問。得。出。來。檯。上。那。班。聽。戲。的。人。見。了。這。個。樣。兒。大。家。都。七。張。八。嘴。的。嚷。個。不。住。早。見。那。幾。個。人。取。出。一。張。訪。牌。向。着。檯。下。衆。人。颺。了。一。颺。大。聲。說。道。我。們。是。天。津。縣。沈。大。老。爺。手。下。的。衙。役。沈。大。老。爺。奉。了。天。津。府。林。大。人。的。訪。牌。要。立。拘。這。個。馮。月。娥。到。府。聽。訊。我。們。是。奉。上。差。遣。概。不。由。己。列。位。不。要。見。怪。說。着。便。牽。着。馮。月。娥。向。戲。房。裏。走。了。進。去。正。是。桃。花。輕。薄。荒。涼。洞。口。之。春。柳。絮。顛。狂。辜。負。東。風。之。意。不。知。後。事。如。何。請。待。下。文。交。代。

第四回

印深情軟語留春

諧好事平康選夢

只說金觀察和章秋谷等見馮月娥被天津縣差役拿去。雖然吃了一驚。大家心上却甚是暢快。秋谷只說拿得好。拿得好。若是憑着他一味的這般混鬧。不去問他。將來各處戲館。都大家效尤起來。地方上的人心風俗。還可問麼。金觀察等聽了。大家都點頭稱是。只有一個雲蘭。倒大大的吃了一嚇。嚇得個目瞪口呆。緊緊的拉着章秋谷的衣服。幾乎要哭出來。秋谷見他這般胆小。覺得甚是好笑。連忙安慰他道。你不用害怕。他們拿的是馮月娥。與你什麼相干。雲蘭道。倪只怕俚也要來捉起倪來。末那哼。弄法呢。

秋谷笑道。你好好的。沒有犯法。斷沒有什麼人來捉你的。你只顧放心。就是了。雲蘭聽了。方才覺得放心。却還拉着秋谷不放。這一齣戲。本來是排在結末的。如今這樣的一來。一霎時止鼓停鑼。收場罷演。那一班聽戲的人。也大家掃興而歸。就如潮水一般的擁出門去。金觀察見擠得利害。便招呼衆人。索性停一回兒。等人少些。再慢慢的走。大家依言坐下。雲蘭趁勢低低的和秋谷說。要秋谷送他回去。秋谷沈吟道。今天時候不早。差不多已經十二點鐘。我明天還有要辦的公事。一準明天晚上來罷。雲蘭拿着秋谷的手。放在自己胸前。道。耐摸摸看。倪格心跳得來。掐掐嚇得倪來。要死耐末。再要實梗勿肯送倪轉去。秋谷聽了。果然把手去摸他胸膛。時真個一個心拔拔的跳個不住。這個時候。正是五月底的天氣。倅人們著的。都是絕薄的紗衣。秋谷輕輕一摸。早覺得雙峰膩玉。觸手如酥。由不得心旌搖蕩。更兼雲蘭對着他。俊眼微睜。眉尖斜蹙。看着他的臉。要說什麼。却又說不出什麼來。好似央告他的一般。便也只好點頭答應。却又故意問他。道。你叫我送你回去。做什麼事情。雲蘭把眼一瞟。佯嗔道。勿要瞎三話四。哉煩得來。秋谷道。你既然這般說法。我也不必送你回去。省得你心上厭煩。我請個代庖的人。送你回去。何如。雲蘭低低笑道。阿唷。阿是算拔倪格差頭呀。金觀察坐在那裏看着。

他們兩個人的樣兒。覺得目送眉迎。若離若合。別有一種纏綿。欵曲的神情。暗想他們兩個人。認得沒有多少時候。怎麼就要好到這個樣兒。真是奇怪。正在呆呆的看。被余大守肩上拍了一拍。道。他們兩個人。頭裏是有些渾的了。難道你的頭裏也渾了麼。人都差不多散盡了。你們不走。等在這裏做什麼。金觀察和章秋谷連忙看時。只見那些人。果然都已經散得乾乾淨淨。便連忙都立起身來。余太守看着雲蘭笑道。你們有什麼秘密的話兒。等一回兒到床上去說不好。何必要這般性急。在戲館裏頭。做出這個樣兒來。雲蘭聽了。紅着臉。口中咕嚕道。狗嘴裏阿會生得出象牙。耐格只嘴。總歸嚙撥。恰好閒話說格。余太守雖然是江蘇人。却從小兒生長在天津地方。不大懂得蘇州話。聽了雲蘭在那裏咕嚕。雖然聽不明白。却知道一定是罵他的。對着雲蘭。把頭頸縮了一縮。道。你不要發急。我從此再不開口。何如。雲蘭聽了。一笑。也不理會。依着章秋谷的意思。要請金觀察。余太守等。一同到寶華班去。余太守等多說夜深不便。各自別去。言主政也和銀珠一同回去。只有金觀察一個人。同着秋谷。到了侯家后。寶華班。金觀察便拉着秋谷。先到金蘭房間裏頭去。稍坐。秋谷依言。一同走進金蘭房內。金蘭立在門口。含笑相迎。親自和金觀察卸下長衫。雲蘭也照樣把秋谷身上着的那件淡湖色金



閻紗長衫卸了下來。坐了一回。雲蘭要請秋谷到自己房間去坐。秋谷故意道。等一回兒我就要回去。就在這裏坐一下罷。雲蘭斜着眼睛瞪了秋谷一眼。似笑非笑的道。耐今朝阿敢轉去。秋谷笑道。有什麼不敢回去。又不是我的太太。我爲什麼要怕你。雲蘭不等說畢。舉起扇子。把秋谷頭上拍的打了一下。道。耐勿要來浪搭倪。調皮秋谷道。我規規矩矩的。並不調皮。所以。要今天回去。若是當真的和你調皮。今天那裏還要回去。雲蘭坐在秋谷膝上。撒嬌道。倪勿來格。耐自家心浪阿。意得過說着。直把一個臉兒緊緊的。偎着秋谷的臉。附耳低聲道。耐勿作興。寔梗樣式格。今朝勿要去哉。呀。秋谷見他說得這般委婉。可憐。早已心中默許。却故意沈吟。一會口中一言不發。雲蘭見他始終還是一個不開口。便挽着他的手。道。耐恰格。一聲勿响。介阿是變仔。啞子哉。說着。又回過頭來。對金觀察道。金大人耐說搭倪做媒人格。呀。帮仔倪。留留二少。哩。金觀察笑道。他是有心在你面前裝腔做勢。你不要去信他。包在我的身上。今天還你一個章二少。如若走了。我賠也。賠你一個雲蘭。聽了。不覺低鬢一笑。立起身來。道。倪是不過寔梗哉。耐阿好。推扳點。秋谷聽了。不由得也笑起來。拉着雲蘭對金觀察道。老表伯的嚴命。小姪不敢不遵。明天再請老表伯吃酒。又對雲蘭道。我們兩個不要在這裏惹厭我們。

走了。好等金大人放馬登場。我們也去辦我們的公事罷。說罷拉着雲蘭往外就走。雲蘭面上紅軟軟的跟着章秋谷走了過來到了那邊房內相將坐下一個姑娘端上茶來。秋谷擡頭看時只見這個姑娘穿着一身元色鐵線紗衫元色鐵線紗褲裏面襯着一身粉霞色洋紗衣褲脚下一雙元緞弓鞋只有三寸多些玉笋凌波金蓮貼地比雲蘭的覺得還要小了好些頭上挽着個癩粧髻插着兩朶白蘭花丰態輕盈腰肢婀娜雖然差不多年過三旬却還狠有些動人的姿態盈盈鳳目淡淡蛾眉腮凝新荔未褪嬌紅頰暈梨渦猶餘嫵媚看着秋谷只是微微的笑秋谷見了倒不覺吃了一驚立起身來拉着他的手道你叫什麼名字怎麼我前兩天沒有看見你這樣的一個人想不到天津地方的姑娘也有你這般的漂亮人物那姑娘見秋谷恭維他的漂亮心上甚是得意對着秋谷一笑道倪是勿好格耐勿要來浪瞎三話四秋谷道像你這樣的人再要說不好世界上的人也沒有好的了那姑娘把秋谷推了一推道耐就是寔梗仔罷阿好請耐少說兩聲秋谷一笑道你到底叫什麼名字爲什麼前兩天沒有見你那姑娘道倪叫老二剛剛來浪上海來今朝七點鐘到格搭格秋谷聽了道怪不得我說這裏天津地方那裏有你這樣電氣燈一般的人原來果然是上海來的說着不由

分說。猛然把他撲在膝上。臉貼臉的。偎了一。偎。雲蘭見了。瞪了。秋谷。一。眼。別轉頭。去。口中。說道。耐。勿。要。實。梗。哩。格。個。是。倪。格。娘。呀。那。老。二。也。微。微。笑。道。耐。勿。要。來。浪。寔。梗。瞎。俏。俚。是。倪。格。團。件。耐。就。是。倪。格。女。婿。阿。有。捨。女。婿。搭。丈。母。吊。起。膀。子。來。格。晏。歇。點。倪。團。件。小。姐。吃。起。醋。來。耐。吃。勿。小。格。噤。雲。蘭。聽。了。把。身。軀。一。扭。道。嚙。姆。末。總。歸。實。梗。捨。格。吃。醋。勿。吃。醋。介。說。着。不。因。不。由。的。兩。邊。頰。上。泛。起。兩。朶。紅。雲。秋。谷。聽。了。他。們。的。說。話。起。先。還。不。相。信。只。說。是。講。的。笑。話。連。忙。問。道。難。道。你。當。真。是。他。的。親。生。娘。不。成。老。二。笑。道。勿。是。真。格。倒。是。假。格。的。的。刮。刮。俚。是。倪。親。生。團。件。耐。勿。相。信。自。家。問。俚。末。哉。秋。谷。聽。了。便。放。了。老。二。立。起。身。來。對。着。他。深。深。的。打。一。個。恭。道。我。實。在。不。知。道。你。就。是。我。的。丈。母。太。太。多。多。得。罪。如。今。只。好。在。丈。母。太。太。面。前。賠。個。禮。兒。休。怪。方。才。放。肆。說。着。又。打。一。恭。老。二。扭。轉。臉。去。只。是。格。格。的。笑。雲。蘭。道。你。看。俚。阿。要。厚。皮。一。塌。刮。仔。才。做。得。出。格。秋。谷。回。過。身。來。對。着。雲。蘭。也。打。一。恭。道。我。已。經。在。這。裏。打。恭。服。禮。你。還。吃。這。般。的。冷。醋。做。什。麼。雲。蘭。啐。了。秋。谷。一。口。道。耐。說。說。末。就。是。歪。嘴。吹。喇。叭。難。勿。搭。耐。說。捨。哉。秋。谷。聽。了。也。不。去。理。會。他。說。的。什。麼。只。招。手。把。老。二。叫。了。過。來。問。他。以。前。在。上。海。做。過。生。意。沒。有。老。二。回。說。十。年。前。在。上。海。的。時。候。叫。姑。蘇。林。厲。秋。谷。雖。然。以。前。在。上。海。沒。有。見。過。他。却。知。

道有個姑蘇林厲善唱青衫。也是個鼎鼎有名的人物。便和他講些花叢興廢的原因。并上海近來生意的難做。老二拍手道。二少格閒話蠻準。故歇上海格生意。格末叫難做。倪吃仔格碗把勢飯。真正叫嘸說法。兩個人長篇大套的談論了一回。講的都是堂子裏頭的事實。講的人。手指口劃。講得個媪媪忘疲聽的人。也心領神會。聽得個津津有味。直講到差不多兩點多鐘。雲蘭坐在一旁。呆呆的聽。沒有一些兒倦意。還是秋谷覺得時候不早。掏出錶來。用手輕輕一按。只聽得錚錚的打了兩下。又打一下。秋谷道。我們只顧在這裏講話。不知不覺的已經兩點一刻了。老二也立起身來。懶洋洋的打了一個呵欠。笑道。倪要睏覺去哉。偕篤兩家頭也早點睏罷。說着。便叫房間裏的人。端上稀飯米。秋谷隨意吃些。雲蘭也吃了半碗。相攜就寢。金堂夜永。寶幄香溫。繡枕暗推。流蘇悄顫。檀口之脂。香微度酥胸。之春意初融。豔語輕輕。重幃悄悄。釵墮綠雲之髻。汗凝紅玉之膚。水泛橫塘。雲飛巫峽。冰蘂銀床之夜。花香月滿之宵。一夜無話。到了明朝。章秋谷直睡到十點鐘。還沒有起來。好夢初回。雙睛乍啓。只見雲蘭枕着自己的手臂。還在那裏朦朧酣睡。額上微微的沁出幾點汗珠。剩粉未消。殘脂猶膩。一縷漆黑的頭髮。拖在枕邊。秋谷看着這個樣兒。覺得一個心在腔子裏。頭不由的怦怦自動。想要再

睡。一。回。却。又。睡。不。着。一。個。手。臂。却。被。雲。蘭。枕。得。有。些。麻。木。起。來。見。他。睡。得。正。濃。却。又。不。忍。喚。醒。他。正。在。這。個。當。兒。忽。見。老。二。蓬。着。個。頭。悄。悄。的。在。外。面。走。進。來。躡。着。脚。步。走。到。床。前。輕。輕。的。把。帳。子。揭。開。探。頭。一。望。見。秋。谷。已。經。睡。醒。便。低。低。笑。道。辰。光。早。來。浪。翻。歇。起。來。未。哉。正。是。徐。娘。半。老。猶。多。嬌。儘。之。婆。杜。牧。重。來。儘。有。烟。花。之。恨。不。知。以。後。何。如。請。看。下。回。便。知。分。解。



醒世小說九尾龜第十集卷之二

第五回

遇秋娘一箭貫雙雕

賣丰姿春風描倩影

且說章秋谷聽了老二叫他再睡一回。便也低低答道。我睡醒多時。就要起來了。這兩句話兒。雖然低低的說。恰已經把雲蘭驚醒。朦朦的睜開眼來看時。只見他母親正一手拉着帳子。在那裏和章秋谷說話。這個時候。雲蘭身上只穿着一身汗衫。睡褲。一個頭又枕在秋谷臂上。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便一谷碌坐起身來。挽了一挽頭髮。便跨下床去。秋谷也便起身盥洗。吃過點心。正待要走。老二見秋谷的辮子有些蓬蓬鬆鬆的。便拉住他道。耐來浪倪搭坐歇。倪搭耐打條辮子阿好。秋谷正覺得頭上的髮辮有些累贅。便也點一點頭。只說你是丈母太太。怎麼要你打起辮子來。這是不敢當的。老二笑道。勿要客氣哩。打條辮子末。也用勿着實梗客氣碗。說着便取了一個牙梳。一個竹篋對秋谷笑道。倪到對過亭子間裏向去。風涼點。秋谷不懂他什麼意思。自然應允。老二拉着秋谷的手。往外就走。雲蘭見了。輕輕的咳嗽一聲。秋谷聽了。也不介意。同着老二逕到對面房間來。老二一面和秋谷梳髮。一面夾七夾八的和秋谷講話。秋谷的頭髮本來不多。一霎時已經打就。秋谷握着他的手。隨口謝了一聲。不想這個老二

趁○着○秋○谷○和○他○握○手○把○身○體○輕○輕○的○一○側○直○側○入○秋○谷○懷○中○看○着○秋○谷○微○微○的○笑○道○昨○日○夜○裏○向○阿○曾○辛○苦○秋○谷○見○老○二○忽○然○做○出○這○般○模○樣○來○心○上○十○分○明○白○只○得○也○向○他○笑○道○我○是○沒○有○什○麼○辛○苦○倒○是○你○昨○天○晚○上○恐○怕○不○見○得○睡○得○着○罷○老○二○道○倪○暉○勿○着○末○總○是○耐○勿○好○呢○秋○谷○見○他○話○風○逼○得○甚○緊○只○得○用○別○話○岔○開○去○道○你○和○雲○蘭○兩○個○人○說○是○母○女○我○看○起○來○總○有○些○兒○不○像○差○不○多○倒○有○些○像○姊○妹○的○樣○兒○你○的○面○上○還○是○十○分○嬌○嫩○指○得○出○水○來○的○一○般○那○裏○像○什○麼○三○十○多○歲○的○人○說○着○想○要○立○起○身○來○却○被○老○二○把○一○個○身○體○緊○緊○的○貼○着○他○一○時○立○不○起○來○只○聽○得○老○二○低○低○的○說○道○倪○是○老○太○婆○哉○就○是○心○浪○想○要○巴○結○耐○二○少○末○也○巴○結○勿○上○格○哉○二○少○陸○裏○要○倪○格○號○人○嘎○二○少○阿○對○說○着○竟○是○纖○腰○緊○貼○雀○舌○全○舒○和○秋○谷○親○熱○起○來○春○上○眉○梢○波○橫○眼○角○隱○隱○的○露○出○幾○分○蕩○意○這○一○番○情○事○好○像○天○外○飛○來○的○一○般○竟○把○個○章○秋○谷○弄○得○個○解○脫○不○開○推○辭○不○得○沒○奈○何○只○得○略○略○應○酬○曉○日○當○窗○薰○風○拂○面○鴛○鴦○選○夢○蛺○蝶○棲○雲○香○銷○漢○殿○之○屏○春○入○秋○娘○之○夢○一○會○兒○秋○谷○笑○道○今○天○這○件○事○兒○真○是○出○於○意○外○的○老○二○道○堂○子○裏○向○有○恰○格○交○代○老○實○說○吃○仔○格○碗○把○勢○飯○陸○裏○講○究○得○盡○實○梗○幾○幾○花○花○說○着○兩○個○人○依○舊○手○攙○手○的○走○過○來○雲○蘭○見○秋○谷○和○他○母○親○走○了○過○去○一○些○聲○息○都○不○聽○見○早○已○心○中○



明白了。心上也未免有些發起酸來。見了秋谷走進來。一言不發。只對着他把嘴披了。一披秋谷倒不由的面上紅了一紅。有些不好意思。倒是老二坐在那裏。好像沒有這件事兒的一般。秋谷搭趣着走近雲蘭身旁。輕輕的和他講了幾句。不知什麼。雲蘭格的一笑。把頭搖了一搖。又趁着老二回過頭去的時候。把一個指頭對着秋谷在自己臉上劃了幾劃。做個羞他的樣兒。秋谷也不好再說什麼。只得胡盧一笑。便問金觀察起來沒有。老二道。金大人七點鐘就起來。老早轉去格哉。秋谷聽了。便連忙立起身來。穿了衣服。在衣袋裏頭揀出兩張十塊錢的鈔票。交給雲蘭。雲蘭看了一看道。不要實梗。幾化碗。秋谷揮手道。多的就算了。下脚。老二接着道。問搭天津。嚙撥下脚格呀。秋谷道。這幾個錢。何必還去計較他。雲蘭把兩張鈔票裏頭檢了一張。仍舊塞在章秋谷衣袋裏。頭口中說道。曉得。耐勿在乎。格幾塊洋鈔。不過倪間搭嚙撥實梗。格規矩末去多撥。俚篤做捨多撥仔。也是白白裏格。嘎捨犯着呀。耐倒是今朝到倪搭來吃一椋酒。搭倪。綳綳場面罷。秋谷見雲蘭這般說法。只得依他。把鈔票收了起來。道。今天的酒是橫豎一定要來吃的。你們何必要替我省這幾個錢。雲蘭笑道。耐格銅鈔。嫌俚多送點。撥倪用。用末哉。去送撥俚篤。格號人做捨。秋谷聽了。微微一笑。便也坐着轎子回去。到

了幾間。秋谷在雲蘭那裏吃了一檯酒。又碰了一場和。倒一連在雲蘭那裏住了三天。這幾天的工夫。秋谷覺得酒食徵逐。有些厭煩起來。便打着主意。要靜靜的休息幾天。那知剛剛吃過晚飯。坐在房內。余太守忽然跑了進來。談了一回。金觀察也來了。講些閒話。不覺又講到嫖經上去。講論起天津地方的那些倖人來。畢竟比不上上海的那班人物。金觀察偶然講起五鳳班的月芳。說雖然年紀大些。倒還着實有些風韻。余太守聽了。便要大家同着去。五鳳班打個茶圍。要認認月芳。究竟是怎麼的一個樣兒。秋谷心上不願意出去。只說這幾天身體有些疲乏。想要好好的休息幾天。無奈余太守不由分說。一定拉着要去。秋谷被他拉得不好意思。只得勉強應允。和金觀察一同出門。一路望五鳳班來。到了五鳳班。月芳見了。十分歡喜。一把拉着秋谷的手。道：「二少耐俗。洛一逕勿來介。倪牽記得來。說二少格兩日到仔。洛裏去哉。長忍耐相好。做得多仔。倪搭勿想着格哉。」阿對說着。滿面春風的。回過身來。先問了余太守的姓。又應酬了金觀察。和余太守一番。余太守見他見了秋谷。十分巴結。只說是和秋谷有交情的。便對金觀察道：「怎麼他來得不多兩天。已經有了兩處相好。你看這個樣兒。真是十分二十分的要好。怪不得上海的那班人。一個個都叫他是嫖學大家。果然名不虛傳。」金觀察

聽了還沒有開口。月芳早對他笑道：「余大人耐弄錯哉。倪搭二少客客氣氣，嚙撥捨格相好格像倪實梗格人未阿有實梗福氣。」二少洛裏會看中倪，介就是要巴結末也。巴結勿上，碗說着又對着章秋谷笑道：「倪格日仔一看見耐，就曉得耐是老牌子標緻搭仔。年輕格相好，勿知幾化來浪洛裏會挨得着倪呀。說罷，把那一雙俊眼微微的飛了一個眼風，檀口微開，櫻唇略動，對着秋谷把頭側了一側，嫣然一笑，在秋谷面前打了一個轉身，輕輕坐下，翹起金蓮，擱在自家膝上，細細的結束了一回札縛得瘦若纖維，恰如菱角一面在那裏結束一面。時時的斜轉秋波，留心看着章秋谷的舉動。章秋谷本來原是狠賞識他的，如今又見他這般的賣弄風情，徘徊顧影，那方才的一個轉身幾步路兒轉得甚是娉婷，走得十分圓轉，好似那天桃蕩影楊柳，當風更兼眼波澄澄，只向着秋谷身上轉個不住。雖然年紀大些，比不上雲蘭的那般嬌娜，那一種宛轉隨人的情態，倒覺得比雲蘭還要勝些。章秋谷到了這個時候，不知不覺的脫口叫一聲好。月芳斜了秋谷一眼道：「捨格好呀。天津人格功架，才是另有一工格，所以洛格排天。津人看仔倪，像煞總歸勿對。倪來浪間搭生意也清煞，區得今朝碰着仔耐。」二少只好請耐二少包涵點。倪格哉。秋谷聽了微微的笑道：「我倒並不是在這裏拍你的馬屁。」

實你的一身功架。實在不差。不要說天津地方。像你這樣身段的。狠少。就是上海地方。像你這般身段的。一古腦兒。也不多。幾個月。芳聽得秋谷贊他。心上自是歡喜。趁着這個當兒。嬈嬈婷婷的。立起身來。走到秋谷身旁。一手扶着秋谷的肩頭。一手整理自己的鬢髮。秋谷便把自己坐的椅子。讓出半張來。挽着他。並肩坐下。月芳便道。勿瞞耐二少說。倪格功架。自然勿見得那哼大好。不過比起格排天津人來。老實說。隨便那哼。總要比俚好點。再講起格排本地客人來。格末。叫來得討氣。勿說俚自家。曲辮子。倒說倪蘇州人。身架勿局。只有耐二少。未真真。老牌子。哉。曉得格裏向格道理。別人洛裏明白。呀。秋谷聽了。也便點頭稱是。余太守不懂這個功架。是什麼東西。便拉着秋谷要問。秋谷道。這個功架的兩個字兒。也沒有什麼一定的道理。在裏頭。據我心上想起來。這個功。就是功夫的功。這個架。就是架子的架。好像那騎馬的人。和拉弓的人。一定要擺着個四平八穩的架子。方才是個慣家。但是這個架子。也不是個個人。都可以學得來的。一定要好好的用些功夫。上去。方才擺得出這個架子來。這就是功架兩個字的命意。了。正是雲英有意春融玉杵之霜。公子多情月照西樓之夢。不知以後何如。請看下文交代。

第六回

矢從良纏綿傾肺腑

悲身世老大感年華

且說余太守不懂什麼叫做功架。秋谷便和他講道。這個功架。就是北邊人的身段。上海地方。最講究的就是這個功架。當僧人的。只要功架是好的。就是面貌生得將就些。兒。還不要緊。若是沒有功架。那就老老實實沒有一個人來請教的了。余太守聽了。方才明白。坐了一回。大家起身要走。月芳早已把秋谷的那件金縵紗長衫。捉個空兒。不知放在什麼地方去了。秋谷雖然看見。却有意裝個糊塗。不去理會。到了這個時候。金觀察和余太守穿上長衫要走。見秋谷坐在那裏不動。金觀察一眼看去。不見了章秋谷的長衫。心上自然明白。便對章秋谷笑道。你在這裏坐一會兒。我們還要到別處去走走。明天再來和你道賀罷。說着。回身要走。秋谷一把拉住道。這個時候還早。我們何不就在這裏碰一場和。老表伯的貴相知。只願把他叫到這裏來就是了。金觀察道。我們只有三個人。還缺一個人。再去請那一個呢。秋谷道。何用再去請人。我一個人坐了兩分。叫月芳代碰就是了。金觀察便問余太守道。你有什么事情沒有。余太守本來是最愛碰和的。連忙應道。我沒有事情。我們碰起來就是了。就是有什么緊要的事情。只要有人和我打牌。我也是一定來的。月芳聽得秋谷替他碰和。心中大喜。連忙叫了男班。

子進來。搭開棹子。配好籌碼。大家扳莊坐下。月芳却對着秋谷笑道。謝謝耐。總算耐二少照應倪格。秋谷點一點頭。也不言語。大家擲起牌來。秋谷的麻雀經。本來是絕精的。月芳也是個慣家。金觀察還不過略略差些。和他們兩個人也差得不多。只有這個余太守。和他們差了八九個底子。如何是他們的對手。八圈碰完。余太守輸了七十多塊。五十塊錢一底。差不多輸了底半。金觀察只輸了七八塊錢。不算什麼。章秋谷也不過贏了二十幾塊錢。月芳一個人大贏。贏了六十多塊錢。一會兒的工夫。收過牌籌。開上稀飯。金觀察和余太守略略吃些。辭了先走。章秋谷明知今天是一定走不掉了。只得隨隨便便的住下。銀缸背影。璧月流光。一晌纏綿。三生繾綣。和那老二的事情。一般都是。章秋谷做夢也想不到。月芳在枕上對着秋谷。叙述自家的遭遇。如何的父母雙亡。如何的叔父把他賣入烟花。如何的做了幾年。自己竭力贖身。却欠了一身的債。如何的在上海生意不好。沒奈何。只得得到天津地方來。噥噥唧唧的直講了半夜。講到那墮溷飄茵之恨。不由得酸酸的流下淚來。秋谷不免款款的安慰一番。月芳說如今年紀大了。只求有個人和他還清債項。把他拔出火院。秋谷問他身上有多少債。月芳說數目有限。差不多只要一千塊錢。月芳見秋谷問他債項多少。只道秋谷有意要娶。

他。便。盟。山。誓。海。的。十。分。熨。貼。百。倍。纏。綿。定。要。秋。谷。娶。他。回。去。秋。谷。聽。他。的。話。兒。說。得。甚。是。誠。切。知。道。他。不。是。謊。話。便。也。把。自。己。的。家。事。和。他。說。了。一。遍。只。說。如。今。已。經。有。了。一。個。姨。太。太。夫。人。家。教。方。嚴。斷。不。許。再。娶。第。二。個。的。只。恨。我。沒。有。豔。福。消。受。不。起。你。這。樣。的。一。個。人。只。好。答。應。了。你。和。你。留。心。找。一。個。好。好。的。客。人。娶。你。回。去。辜。負。了。你。的。一。番。好。意。也。是。無。可。如。何。月。芳。聽。了。呆。了。半。晌。道。勿。是。耐。嚙。撥。福。氣。總。歸。是。倪。自。家。格。命。苦。嚙。恰。說。頭。一。逕。碰。勿。着。對。景。格。客。人。剛。剛。碰。着。仔。耐。二。少。倪。未。倒。快。活。煞。洛。裏。曉。得。原。是。一。個。勿。成。功。耐。阿。好。照。應。點。倪。搭。倪。想。想。法。子。呀。說。着。由。不。得。兩。行。珠。淚。直。挂。下。來。章。秋。谷。見。他。這。般。模。樣。也。覺。得。有。些。替。他。心。酸。只。得。好。好。的。勸。他。道。你。們。吃。把。勢。飯。的。只。有。趕。快。揀。個。合。意。的。客。人。嫁。了。他。去。方。才。可。以。圖。一。個。好。好。的。收。成。那。班。不。肯。嫁。人。的。倅。人。年。輕。的。時。候。客。人。情。願。娶。他。他。自。己。倒。反。不。願。到。得。後。來。有。了。幾。歲。年。紀。就。是。急。急。的。趕。着。要。嫁。人。都。已。經。遲。了。還。有。那。一。個。肯。來。要。他。像。你。這。樣。的。人。如。今。自。然。不。要。緊。若。再。是。過。了。幾。年。顏。色。衰。零。年。華。老。大。那。就。真。個。的。要。門。前。冷。落。車。馬。稀。疏。要。想。做。一。個。商。婦。都。不。可。得。了。所。以。我。勸。你。趁。着。這。個。時。候。放。出。眼。力。好。好。的。揀。選。一。個。靠。得。住。的。客。人。嫁。了。他。去。圖。一。個。下。半。世。的。收。場。你。想。我。這。幾。句。話。兒。可。是。不。是。月。芳。

聽了章秋谷勸他的這一番說話。心上感激非常。感激到極處。又不由得鼻涕眼淚都滾出來。搥一個頭緊緊的鑽在秋谷懷中。玉體輕偎。雲鬟低熨。那流的眼淚把秋谷身上的一件汗衫都溼了。好些秋谷見他聽了自己的說話。狠有感動的意思。便索性再激他。一激道。據你說起來。做了幾年生意。不但沒有剩錢。而且還做下許多虧空。你這個人。拚着父母生下來的身體。這般糟塌。無非是爲的一個錢字。如今你做了這些虧空。一個大錢不得到手。又何苦要吃這碗把勢飯呢。咳。可憐可憐。你也是個好人家的兒女。一般的也愛體面一般的也有廉恥。丟掉了體面和廉恥。來吃這碗把勢飯。索性多幾個錢也還罷了。如今還拖下許多債項。究竟你貪圖的是些什麼。難道你就不是個人。不是父母生出來的麼。秋谷說到這個地方。不因不由的自己也覺得酸鼻起來。說話的聲音已經岔了。眼中也流出兩點淚來。月芳聽了秋谷勸他的話兒。說得這般沈痛。更覺得一陣心酸。從肚子底下一直透到心窩裏來。看着這烟花的苦趣。想着那身世的飄零。止不住淚滾珍珠。鮫綃盡溼。嗚嗚咽咽的幾乎要哭出來。秋谷見了暗贊他天良未昧。廉恥猶存。將來有人把他拔出風塵。一定不像那林黛玉張書玉的樣兒。嫁人復出。重落平康。倒可以保得不出什麼亂子。章秋谷這般想着。心上便存了一



個要把他拔出火坑的念頭。無奈自己已經有了陳文仙太夫人斷斷不肯讓他再娶第二個。更兼月芳的年紀。倒反比自己大着七八歲。也覺得有些不合。只得拿定主意。不答應他。只應允替他留意。尋個好好靠得住的客人。月芳見他回得這般決絕。明知道就再說也是枉然。委委屈屈的淚流不止。秋谷免不得溫存婉款的慰勸一番。自此以後。秋谷也常常的在月芳那裏走動。月芳便和他說下個月要調頭到寶華班去。秋谷詫異道。這個時候。既不是年。又不是節。你掉的是什麼頭。月芳道。間搭天津地方。勿比上海堂子裏向格賬。才是一個月一算格。寔梗洛調頭也是一個月一調。秋谷聽了。暗想寶華班裏頭。自己有個相好在那裏。不要等會兒他們兩個人大家吃起醋來。想着便對月芳道。寶華班裏頭。我有一個相熟的在那裏。叫做雲蘭。想來你總認識的。月芳道。實梗說起來。定規是耐格恩相好哉。噯。倪搭俚一逕來浪檯面浪碰頭格。有捨勿認得。秋谷笑道。我的恩相好。只有一個五鳳班的月芳。和我是狠要好的。那裏還有第二個恩相好。月芳把眼睛睜了一睜。道。像耐實梗格。二少。倪洛裏巴結得上搭耐要好。耐要好格人。勿知幾化來浪挨着倪。是不過應酬應酬罷哉。二少。倪格閒話。阿對說着。不覺低頭微嘆。秋谷聽了。覺得自己的待他。真個有些對他不起的地方。不免心上有

些慚愧。連忙把別的話兒。岔了開去。依着月芳的意思。調頭的那一天。要秋谷去吃一  
檯酒。碰一場。和秋谷想了一想。也便點頭應允。那知到了月芳調頭的那幾天。秋谷忽  
然發起痧來。叫了一個剃頭的人來。在身上打了幾針。又請醫生服了幾帖藥。雖然沒  
有什麼大病。却差不多一禮拜不能出門。直到一禮拜之後。方才同着金觀察等。到寶  
華班去看月芳。月芳見秋谷面上瘦了些兒。便問道。耐一逕勿來。面孔浪像煞瘦仔。點  
哉。身體浪阿好呀。秋谷道。這幾天忽然平空的發起痧來。一連七八天。大門都沒有出。  
月芳道。倪曉得耐格日仔。勿到倪搭來。定規有個道理來。浪裏向格兩日。阿好點呀。說  
著。便走過來。把秋谷的頭上。按了一按。對着他說道。出門人樣式。樣要當心。點格。啞生  
仔。病有捨人來搭。耐當心呀。秋谷聽了。不覺心中一動。只點一點頭。也不開口。略略的  
坐了一坐。秋谷要到雲蘭那邊去坐。剛剛老二拿着茶碗。走了過來。月芳也和他敷衍  
兩句。看着老二對着秋谷那般親熱。心上也有七八分明白。不覺對着秋谷鼻子裏。輕  
輕的哼了一聲。秋谷只作不知。別過頭去。一會兒。老二拉了秋谷的手。同到那邊房內。  
雲蘭接着。淡淡的笑了一笑道。倪搭小地方。今朝勿曉得。洛裏格一陣好風。拿耐格位  
章二少吹仔。過來。耐到搭倪講講。看前格兩日來。浪五鳳。斑裏向那。啞格窩心。今朝。曠

那。哼。肯。放。耐。過。來。倪。看。耐。格。兩。日。面。孔。浪。瘦。仔。幾。幾。化。化。拍。馬。屁。末。也。勿。是。實。梗。拍。法。格。碗。拿。仔。自。家。格。身。體。去。拍。別。人。格。馬。屁。耐。格。人。阿。有。捨。淘。成。秋。谷。笑。道。真。是。冤。枉。我。在。金。大。人。公。館。裏。病。了。幾。天。那。裏。有。這。些。事。情。你。不。信。只。問。金。大。人。就。是。了。雲。蘭。聽。了。起。先。還。不。相。信。擡。起。頭。來。把。秋。谷。細。細。的。打。量。一。下。見。果。然。有。些。病。容。方。才。信。了。停。了。一。回。又。對。着。秋。谷。冷。冷。的。說。道。二。少。耐。格。恩。相。好。時。髦。得。來。問。搭。寶。華。班。裏。才。是。別。脚。倅。人。洛。裏。比。俚。得。上。秋。谷。不。覺。一。笑。道。你。不。用。這。般。酸。溜。溜。的。樣。兒。勸。你。將。就。些。罷。我。的。做。他。也。不。過。應。酬。應。酬。罷。了。那。裏。什。麼。恩。相。好。不。恩。相。好。你。只。要。自。己。心。上。想。一。下。子。我。的。待。他。怎。麼。樣。待。你。怎。麼。樣。就。知。道。我。的。話。兒。不。是。假。的。了。雲。蘭。聽。了。想。了。一。想。果。然。覺。得。不。差。便。也。不。說。什。麼。只。問。秋。谷。前。幾。天。生。的。是。什。麼。病。秋。谷。和。他。說。了。雲。蘭。道。耐。既。然。勿。舒。齊。爲。仔。捨。事。體。再。要。跑。出。來。阿。是。出。來。看。看。格。位。新。相。好。幾。日。天。勿。碰。頭。牽。記。得。勢。阿。對。秋。谷。聽。了。立。起。身。來。朝。着。雲。蘭。打。了。一。恭。正。是。春。風。好。去。吹。殘。楊。柳。之。枝。紅。淚。闌。干。落。盡。桃。花。之。色。不。知。後。來。怎。樣。請。看。下。文。便。知。分。曉。

第七回

兩調頭翡翠共移巢

三鼎足鴛鴦齊比翼

且說章秋谷立起身來對雲蘭打了一恭道我有了你這樣的相好不來看你還要去

看什麼人。你口口聲聲的只說他是我的恩相好。你的醋勁也未免來得過度些兒。如今就算我的不是。向你陪個禮兒。以後不要提起這件事兒。如何。雲蘭聽了。把頭一扭。道。捨格吃醋。勿吃醋呀。倪是勿懂格。耐到說撥倪聽聽看。秋谷笑道。你這個樣兒。不是吃醋。難道是吃醬油不成。雲蘭走過來。把秋谷背上打了一下。道。倪是勿會吃捨醬油。格倒是當心。別人家來浪吃醋。耐豪燥點去罷。晏歇點吃起生活來。是勿關倪事。格噯說着。便推着秋谷的背。想要推他出去。秋谷趁勢拉着雲蘭。到榻床上去坐下。不免陪個小心。撫慰一番。雲蘭方才歡喜停了一回。雲蘭忽然正容說道。二少倪聽見別人家說耐要開海貨行。到底阿有介事。秋谷詫異道。你聽見那一個講的。沒有這件事兒。雲蘭道。常恐是真格。噯。秋谷道。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不知道。難道你倒比我。知道不成。雲蘭忍着笑道。既然耐勿開海貨行。末爲捨老蟹。醃蟹一塌刮仔。才要收格。介秋谷起先沒有留心。只道他說的眞話。如今聽了他這兩句話兒。不覺哈哈的笑起來。一面說道。今天我上了你的當了。我說平空的那裏有這件事情。雲蘭也把手巾掩着嘴。格格的笑個不住。老二聽了。心上大大的不舒服。着寔瞪了雲蘭一眼。把身軀一扭立起來。往外便走。秋谷看得十分清楚。却只作沒有理會的一般。老二剛剛出去。早見兩三個十

二三歲的清僧人。手挽手兒的走進來。見了秋谷。有一個清僧人叫道。曠章二少。畹。秋谷聽得有人叫他。連忙舉目看時。只見一個穿着男裝的清僧人。眉目清澄。肌膚白膩。長條身材。瓜子臉兒。別有一種旖旎動人的姿態。原來不是別人。就是那雙福班的月香。便對他笑道。你是幾時調過來的。我竟一些兒都不知道。月香道。倪是初一調過來。格呀。耐捨洛一逕勿見介。秋谷嘴裏在那裏和他講話。心上在那裏暗想。天下竟有這樣奇巧的事情。剛剛我在天津地方。做了三個僧人。剛剛的這三個人都調在一個班子裏頭來。好在月香是個清僧人。沒有什麼要緊。只要雲蘭和月芳這兩個人面前。想個調停的法兒就是了。想着。和雲蘭混了一回。又到月香那裏去坐了一坐。雲蘭又在秋谷耳邊。咕咕囁囁的埋怨他。只說他是石灰布袋。垃圾馬車。秋谷道。我在天津地方。一古腦兒只做了你們這三個人。不料事有湊巧。偏偏的把你們三個攏到一處來。真是奇事。雲蘭那裏肯信。只說耐格號開話。只好去騙騙三歲小幹件。耐一塌刮仔做仔倪三家頭。剛剛三家頭才來浪一個班子裏向。也嚙撥實梗湊巧。畹。秋谷聽他說得有理。料想辨白不來。只說道。你不信慢慢的看就是了。這個時候。我也不來和你分辨。雲蘭聽了。方才不說什麼。秋谷坐了一回。便同着金觀察一同回去。一連隔了幾天。這一

天秋谷自己在上林春番菜館請客。請的客人是刑部郎中陳小梅。恰是秋谷的父執。就請金觀察和言主政兩個人作陪。這位陳部郎恰是個端方古執。拘謹非常的人。所以秋谷不去再請別人。恐怕和他說不到一處。到了上林春。不多一刻。陳部郎已經來了。金觀察便問陳部郎。叫那一個的條子。陳部郎正色道。我是向來不破這個例的。你們諸位只顧叫就是了。秋谷道。今天我們大家談談。就不叫也好。陳部郎道。你不要爲着我一個人。敗了你們大家的清興。逢場作戲。這又何妨。金觀察聽了。便寫了一個條子。去叫金蘭。言主政仍叫銀珠。秋谷心上暗想。若是叫了雲蘭和月芳來。有過相好的神氣之間。未免總有些看得出來。不如叫了月香罷。月香是個清倌人。給這個老頭兒看了。覺得乾淨些兒。主意已定。便和金觀察說了。寫了月香。一會兒銀珠先來。金蘭和月香還沒有到。等不多時。忽聽得門外咕咕咯咯一陣的弓鞋聲。響。一時間走進三個人。來。章秋谷見了這三個人。不由得目瞪口呆。呆做聲不得。看官。你道這三個人。究竟是什麼人。爲什麼。章秋谷見了他們。要詫異。到這般田地。原來這三個人。不是別人。就是章秋谷的兩個相好。一個雲蘭。一個月芳。還有一個。就是方才去叫的月香。三個人齊齊的走進門來。雲蘭滿面淒涼。一言不發。月芳也低眸俯首。神彩黯黯。只有月香喜孜孜。

我的。叫。了。一。聲。二。少。三。個。人。齊。齊。的。在。秋。谷。背。後。坐。下。那。位。陳。部。郎。見。章。秋。谷。一。叫。就。來。了。三。個。人。心。上。大。不。耐。煩。微。微。冷。笑。金。觀。察。和。言。主。政。見。了。他。們。三。個。人。一。起。同。來。心。上。也。覺。得。十。分。詫。怪。章。秋。谷。更。是。呆。呆。的。看。着。他。們。摸。不。着。頭。路。不。知。道。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情。看。看。這。個。看。看。那。個。一。時。竟。說。不。出。什。麼。話。來。雲。蘭。見。他。只。是。呆。呆。的。看。冷。洋。洋。的。說。道。看。恰。呀。阿。是。勿。認。得。倪。呀。秋。谷。聽。了。方。才。開。口。問。道。怎。麼。你。們。三。個。人。一。起。來。了。只。怕。你。們。弄。錯。了。罷。雲。蘭。冷。笑。道。就。是。弄。錯。仔。未。倪。來。也。來。格。哉。耐。阿。有。本。事。趕。仔。倪。出。去。格。個。末。就。叫。人。有。千。算。天。有。一。算。耐。想。勿。叫。倪。兩。家。頭。倪。自。然。有。包。打。聽。來。浪。外。勢。耐。勿。叫。未。倪。兩。家。頭。自。家。跑。得。來。看。耐。阿。有。恰。法。子。秋。谷。聽。了。這。兩。句。話。兒。心。上。更。加。不。明。白。起。來。又。不。好。問。他。你。們。兩。個。人。來。做。什。麼。更。兼。本。來。原。爲。着。陳。部。郎。性。情。古。板。所。以。有。意。叫。個。清。僧。人。的。如。今。他。們。兩。個。人。不。由。分。說。大。家。都。跑。了。進。來。糊。裏。糊。塗。的。不。知。道。葫。蘆。裏。頭。賣。的。是。什。麼。藥。霎。時。間。把。一。個。足。智。多。謀。的。章。秋。谷。弄。得。左。右。爲。難。起。來。還。是。月。香。含。笑。和。他。說。道。天。津。地。方。格。規。矩。一。逕。是。實。梗。格。呀。一。個。客。人。來。浪。一。個。班。子。裏。向。做。仔。兩。個。僧。人。叫。起。條。子。來。就。要。一。叫。兩。個。吃。起。酒。來。就。是。一。吃。兩。檔。耐。就。是。條。子。浪。只。寫。一。幹。子。格。名。字。來。起。來。總。歸。是。兩。家。頭。一。淘。來。問。搭。

地方大家才是實梗樣式。耐想阿。要詫異。秋谷聽了。方才恍然大悟。如夢方醒。連金觀察在天津候補多年。也不知道有這樣的一個規矩。當下章秋谷看着雲蘭和月芳兩個。都是懶懶的沒精打彩。好像有什麼心事一般。暗想今天的這件事情。在面子上看起來。果然有些說不過去。正要和他們說明原委。忽然回過頭來。把陳部郎看了一看。只見他只顧舉着一杯薄荷酒。在那裏細細的自斟自酌。正眼兒也不看他們。知道今天的事情。弄巧成拙。若是早知道天津地方。有這般的規矩。也就想個法兒。到別處去叫一個了。如今他們三個人。既然來了。便也只得由他。等這位陳部郎走了。再去安慰他們。也還不遲。章秋谷心上這般想着。面上却不得不殷殷勤勤的應酬。這位陳部郎。一會兒。番菜吃完。算過了賬。叫來的條子。也都走了。陳部郎急急告辭。章秋谷免不得邀着金觀察和言主政到寶華班去。不知費盡了許多口舌。陪盡了無數小心。方才騙得雲蘭和月芳心中歡喜。又當真和雲蘭月芳香三個人。一個人吃了一椀酒。流光如駛。不覺又過了幾天。章秋谷雖然也長到寶華班去走走。却比以前不便了好些。打個茶圍。一打就是三處。叫個條子。一叫就是三個。覺得十分累贅。想要到別處去另做一個。却一時沒有個看得上眼的人。這一天秋谷在雲蘭房裏坐着。講起這件事。



情的不便來。雲蘭道：耐自家勿好。晚捨人叫耐去做石灰布袋東搭一的。西搭一的。的格呀。倪搭耐講格閒話。耐總歸一句才勿肯聽。格末叫討氣。秋谷聽了一時倒也回答不出什麼話來。只說道：你們這個規矩。究竟不好。難道有個客人在你們這裏住夜。也是三個一連牽滾作一堆不成。雲蘭道：格是規矩犯就。晚三家頭一連牽滾來浪一堆。是勿見得格。不過應酬仔格面。再應酬歸面末哉。秋谷聽了。不覺笑道：既然如此。我今天倒要住在這裏。看看你們到底怎樣的一個布置。雲蘭也笑道：倪倒從來勸碰着歇今朝實梗事體。倪也勿曉得該應那。要末叫仔本家進來問問。俚看俚那。哼說法說着。果然出去叫了寶華班的女本家來。秋谷便問他道：你們這裏的雲蘭和月芳。都是和我有交情的。如今我今天想要在這裏落廂。究竟是怎麼的一個規矩。本家回道：那是聽老爺吩咐的。老爺說怎麼樣。就是怎麼樣。秋谷忍着笑道：譬如我要叫他們兩個人。并作一個房間。可辦得到辦不到。那本家想了一想道：要是老爺喜歡這樣。也沒有什麼辦不到。只要請老爺吩咐一聲。叫那位姑娘。并過那位姑娘的房間就是了。秋谷聽了。止不住大笑起來。蘭雲連忙把秋谷拉了一把道：耐格人真真囉撥仔。淘成哉。客人淘裏末。并并房間罷。哉。阿有捨格件事體也好。并捨格房間。格倪是勿來格。請

耐去照應。仔細人罷。秋谷道：你不要發急。我不過說說罷了。那裏并什麼房間。我自然有我的道理。便對着那本家說道：我住在這裏。包你兩個廂的錢就是了。別的你不用管。月香是清倌人。不在裏頭的。那女本家答應一聲。退了出去。雲蘭撇着個嘴。狠不高興。秋谷少不得又要好好的溫存一會。又在衣袋裏頭。取出一張五十塊錢的鈔票來。放在雲蘭手內道：我本來想和你買些衣服。但是我不知道你愛穿的是些什麼顏色。什麼樣兒。如今這幾個錢。給你自己去買兩件衣服罷。雲蘭瞅了秋谷一眼。把鈔票仍舊放在秋谷手中。口中說道：耐今朝捨格鬧生裏想着仔。撥起洋鈔倪來哉呀。倪也勿要買捨衣服。勿要用捨洋鈔。放來浪耐搭仔再說。等倪要用格辰光。再問耐拿末哉。正是春風良夜。雙妹開並蒂之花。擁月偎雲。鼎足入巫山之夢。不知章秋谷說些什麼。請看下文便知分曉。

第八回 循舊例雙美擁檀郎

鬧相公新知結幽悰

且說章秋谷見雲蘭不肯拿他的錢。只說他還是有意吃醋。便道：這一筆錢。我本來早就想要給你的。前幾天不知怎樣的心上竟忘了這件事兒。所以直到今天。方才給你。你不要難道是嫌少麼。做客人的和信人有了相好。這一下子。竹槓遲早都是逃不掉。

的。你。又。何。必。和。我。客。氣。雲。蘭。聽。了。繡。着。眉。頭。把。金。蓮。一。頓。道。耐。格。閒。話。倒。詫。異。勒。海。碗。阿。是。倪。來。敲。仔。耐。格。竹。槓。哉。耐。自。家。想。想。倪。阿。曾。敲。過。耐。一。塊。兩。塊。洋。鈔。格。竹。槓。老。實。說。故。歇。倪。嚙。捨。用。場。耐。撥。倪。自。然。勿。要。等。到。倪。真。正。要。用。起。來。倪。自。家。會。得。問。耐。討。格。耐。拿。倪。當。仔。別。人。一。樣。只。認。得。銅。鈔。勿。認。得。人。格。未。耐。看。豁。仔。邊。哉。秋。谷。聽。了。看。着。他。的。樣。兒。約。莫。着。也。不。是。什。麼。假。話。不。好。再。去。勉。強。他。便。只。得。收。了。回。來。這。一。夜。秋。谷。就。睡。在。雲。蘭。房。內。沒。有。回。去。到。了。一。點。多。鐘。的。時。候。秋。谷。走。到。月。芳。房。間。裏。頭。只。見。月。芳。穿。著。一。件。湖。色。汗。衫。卸。了。頭。上。的。釵。環。烏。雲。亂。挽。坐。在。燈。下。一。手。托。着。香。腮。一。手。拿。着。一。個。茉莉。花。球。在。那。裏。翻。來。覆。去。的。看。見。了。秋。谷。進。來。動。也。不。動。只。說。辛。辛。苦。苦。再。要。跑。到。倪。搭。來。作。捨。呀。秋。谷。走。到。月。芳。面。前。低。低。的。笑。道。對。不。起。累。你。等。了。半。夜。如。今。特。來。陪。你。月。芳。道。耐。自。家。身。體。要。緊。軋。實。勿。要。過。來。哉。呀。倪。是。勿。搭。別。人。家。吃。醋。格。橫。豈。耐。二。少。自。家。心。浪。蠻。明。白。來。浪。只。要。耐。照。應。照。應。倪。好。哉。吃。仔。格。碗。把。勢。飯。真。正。作。孽。再。去。搭。別。人。家。吃。捨。格。醋。呀。秋。谷。聽。了。月。芳。的。一。番。說。話。覺。得。他。另。有。一。種。口。角。說。得。悱。惻。可。憐。不。由。得。心。上。也。有。些。替。他。悽。惋。便。也。拿。出。一。張。五。十。塊。錢。的。鈔。票。來。送。給。他。月。芳。那。裏。肯。受。推。了。半。天。月。芳。始。終。不。肯。秋。谷。懇。懇。切。切。的。和。他。說。道。在。你。心。上。的。

意思不肯無緣無故要我花錢。我心上也狠明白。但是你欠了一身虧空。可想而知。不是有錢的人。手裏頭也狠是拮据。我和你就是沒有相好。平常的時候。總算甚是投機。就送你幾十塊錢。幫幫你的忙。也不算什麼事情。何況我雖然不是什麼鉅富。這幾個錢也還不在心上。你若一定要和我客氣。那就是瞧我不起了。月芳聽了。推却不得。只得謝了一聲。收了下來。却又平空的一陣心酸。淚珠欲落。連忙別轉了頭。把手巾拭了淚痕。轉身對章秋谷道。倪十四歲落仔堂子做生意。做到仔故歇。客人碰着仔幾幾化。化勿是靠勿住格滑頭末。就是躩頭躩腦。格曲辮子直到仔故歇。剛剛碰着仔格耐末樣式。才對景說格閒話。賽過就是倪肚皮裏向挖出來。格碰着仔耐實梗。格人倪喫嚙撥格號福氣。說到這裏。眼圈兒不覺又紅起來。秋谷又婉婉轉轉的安慰了他一番。自此以後。章秋谷到寶華班去住夜。總是這般的左右逢源。前後擁擠。至於這個裏頭。怎樣的一箭雙鵰。怎樣的雙管齊下。那却要去問雲蘭和月芳的房間裏人。方才知道。在下做書的。沒有和他們打過梆子。却就不得而知的了。閒話休提。只說這位金觀察。本來原是個舉人出身。筆底下狠來得。而且洞明時務。博覽羣書。這個時候。正是皇上家開經濟特科的時候。吏部尙書王鳳山王冢宰。素來極佩服金觀察的學問。就專摺奏

保了金觀察的經濟特科。到了六月中旬。已經到了考試的時候。金觀察便稟請方制軍。派了津海關道李伯溪。李觀察。來兼理洋務局總辦的事情。金觀察忽忽忙忙的交卸了一切公事。便帶了兩個差官。兩個家人。尅日進京。臨走的時候。和章秋谷商量。想要請秋谷同他進京。兩個人住在一起。覺得大家談談。有與些兒。恰恰章秋谷也爲着金觀察進京去了。那幾位會辦大人。和幫辦大人。大家都和他不合。本來章秋谷的當這個洋務局總文案。原是要着金觀察的交情。自己原不是一定怎樣。如今見金觀察去了。那裏肯留在洋務局裏頭。當這個沒意思的差使。早就和金觀察說過。要想辭差。所以金觀察趁着這個當兒。請他一同進京。章秋谷一口答應。金觀察大喜。却不肯叫他辭差。只叫他告了一個月的假。找了一個人。和他代理文案上的事情。便同着秋谷上了火車。天津到京。只有二百多里路。不到半天。已經到了。金觀察本來是常州府陽湖縣人。就同着秋谷。住在青廠武陽會館裏頭。金觀察自去料理應考的事情。秋谷沒有什麼事兒。便出去拜了幾天客。就有那班同鄉的親戚朋友。大家都來拜望。也有請他吃飯的。也有請他聽戲的。秋谷倒忙了好幾天。這一天秋谷在會館裏頭。剛剛起來。見當差的傳進一個名片來。說姚大人來拜望。秋谷接過名片來。看時。只見名片上寫

着姚瀟的兩個大字。秋谷便叫快請進來。原來這個姓姚的名瀟。號子湘。也是個直隸候補道。現當京津鐵路的督辦。和秋谷既是同鄉。又是親戚。向來狠要好的。性情豪宕。學問精純。以前在常熟的時候。和秋谷也是朝夕過從。契合非常。如今聽得秋谷來了。昨日又去拜了他一踏。這位姚觀察便連忙起個大早。到武陽會館來看秋谷。秋谷見了名片。連忙叫請。當差的出去不多時。早見一個三十多歲年紀的人。大踏步在外面走進來。氣概軒昂。英姿颯爽。目光如電。華彩凌雲。見了秋谷。還在那裏洗臉。便笑道。我只怕來得遲了。你要出去。怎麼這個時候。你才在這裏洗臉。秋谷道。這個時候。不過八點多鐘。若是我們在上海的時節。這個時候。正在大槐國裏看招親呢。姚觀察坐下來。談了一回。便對秋谷道。我們幾年不見。今天要好好和你暢叙一天。這個時候。你就同着我一同回到我公館去。就在我公館裏頭吃過了飯。請你到中和園去聽小叫天的戲。聽過了戲。就請你到昇平班小蘭那裏去吃飯。我們暢暢快快的叙一天。你看怎麼樣。秋谷聽了大喜。連忙對着姚觀察打了一恭道。你請我別處吃飯。我不謝你。你請我吃相公飯。我却感激得狠。我自從那一年出京之後。想着相公飯的滋味。別處地方。憑你怎麼樣。總吃不到這樣的好東西。正在這裏求之不得。你忽然要請我吃起相公

飯來。真叫作天從人願了。姚觀察見秋谷向他打恭。便哈哈的笑道。你這一個恭。好像是下了定錢的一般。我就要倒扳槩。也不中用了。正在說笑。金觀察也從自己房內走了進來。姚觀察便請他同去。金觀察想着這幾天剛剛沒有什麼事情。便也答應。姚觀察便立起來。對着秋谷同金觀察道。你們既然沒有什麼事情。坐在這裏。也沒有什麼趣味。還是早些到我那裏去談談罷。金觀察道。你們兩位請先去。我還要去拜一個客。一會兒就到你府上來。姚觀察聽了。點一點頭。便同着章秋谷。一同坐了驪車。直到繩匠胡同姚觀察公館裏來。進了大門。姚觀察讓着秋谷。到一間小小的書室裏頭坐下。秋谷舉目看時。只見這間書室。收拾得十分精緻。一簾花影。四壁圖書。案頭擺着的。都是些夏鼎商彝。斑斕絕俗。架上放着的。都是些金籤玉管。名貴非常。兩面都掛着斑竹簾兒。不透一些日色。地上也鋪着織花地毯。簾外更擺着幾盆珠蘭茉莉。微風一動。便有一陣陣的花香。從簾隙中間直透出來。秋谷到了這個地方。一霎時覺得頭目爽快。塵襟盡掃。好似服了一服清涼散的一般。便對姚觀察道。到了你這個地方。直可撲去俗塵三斗不意京城裏頭。這樣人海煩囂之地。居然也有這等地方。坐了一回。金觀察也來了。走進書房。四面看了一看。嘖嘖嘆賞道。好地方。好地方。看了這樣的書室。就可

見主人胸襟之雅。姚觀察聽了。不免也隨口謙讓幾句。不多一時。又來了幾個客人。一個就是刑部郎中金星精。是金觀察的族姪。本來和秋谷極知己的。一個是浙江道御史鄭蘭生。一個是軍機章京翰林院編修陸雲峯。大家寒暄了一回。姚觀察便拱請衆人入席。鄭侍御便要姚觀察去叫小蘭。姚觀察便問衆人怎樣。陸太史也點頭說好。只有章秋谷沒有相識的人。姚觀察便薦了一個小蘭的師弟小菊給他。一會兒小蘭同着小菊一起到來。秋谷舉目看時。只見他們兩個人一色的都穿着蟬翼紗衫。手中拿着鷗翎扇。脚下踏着薄底靴。小蘭是長長的一個鵝蛋臉兒。長眉俊目。白面朱唇。狠有些顧影翩翩的姿態。小菊却是一個圓圓的臉兒。骨格嬌柔。風情流動。狠有些天然憨媚的樣兒。小菊一走進來。便問姚觀察那一位是章老爺。姚觀察和他說了。小菊看了秋谷一眼。走過來。就對秋谷請了一個安。秋谷一把拉住。細細的看了一看。小菊笑了一笑。回過身來。招呼了席上衆人。方才坐下。接着衆人叫的也都來了。秋谷一個一個的打量一番。覺得雖然也有好的在裏頭。却都不及小蘭的身段玲瓏。丰神婀娜。就是小菊也。比小蘭差些。秋谷看着。都放在心上。也不言語。大家吃了幾杯酒。家人們送上菜來。是姚觀察自己公館裏頭的廚子做的。做得甚是精美。席間大家談起北京人的



鬧相公來。秋谷便問姚觀察道。我聽人說以前的時候。那班京城裏頭的大老。每逢宴會。一定要叫幾個相公陪酒。方才高興。那班窩子裏頭的妓女。却從沒有人去叫他陪酒的。偶而有個人叫了妓女陪酒。大家就都要笑他。是個下流社會裏頭的人。自從庚子那一年。聯軍進京以後。京城裏頭却改了一個樣兒。叫相公的很少。叫妓女的却漸漸的多起來。究竟是怎麼一個道理。我記得前幾年在京城裏頭的時候。鬧相公的人還很多。爲什麼如今丟掉了。旱路忽然又去。走起水路來呢。姚觀察聽了。疊着指頭說出一席話來。正是繁華如昨。春城羅綺之天。風月無邊。冠蓋京華之路。不知姚觀察說的什麼。請待下回分解。



醒世小說九尾龜第十集卷之三

第九回

中和園書生聽戲

昇平班觀察開筵

且說姚觀察聽了秋谷的話。便對他說道。你的話兒。却是不錯。京城裏頭。自從庚子以後。果然變了一個風氣。但是這個裏頭。也有一個道理。你聽我慢慢的和你講。就是了。你可知道以前的時候。他們那班大老。大家都叫相公。不叫妓女。是個什麼道理。秋谷道。大約是爲着那班相公。究竟是個男人。應酬狠是圓融。談吐又狠漂亮。而且猜拳行令。樣樣事情都來得。既沒有一些兒扭捏的神情。又沒有一些兒嫖狎的姿態。大大方方的陪着吃幾杯酒。說說話兒。偃肩攜手。促膝聯襟。覺得別有一種飛燕依人的情味。不比那些窰子裏頭的妓女。一味的老着臉皮醜態。百出大庭廣衆之地。他也不顧一些兒廉恥。別人講不出來的話兒。他會講得出來。別人做不出來的樣兒。他會做得出來。若是面貌生得好些。或者身段談吐漂亮些兒。也還罷了。偏偏的一個個都是生得個牛頭馬面。蠢笨非常。竟沒有一個好的。那班大老那裏看得中意。妓女既然是這個樣兒。自然是萬萬叫不得的了。那班大老却又覺得不叫一個陪酒的人。席上又十分寂寞。提不起興趣來。所以每逢宴會。一定要叫個相公陪酒。這就是大家都叫相公。不

叫妓女的原因了。姚觀察聽了道：「你的話兒雖然不錯，却還有一層道理在裏頭。京城裏頭的妓女，自然斷斷叫不得。就是和上海的倖人一般，百倍嬌柔，十分漂亮。這個裏頭也到底有些窒礙，爲什麼呢？做妓女的，究竟是個女子，比不得當相公的是個男人。憑你叫到席上的時候，怎樣的矜持，那般的留意，免不得總有些兒淫情冶態。在無心中流露出來，這班當大老的人，一個個都是國家的柱石，朝廷的大臣，萬一個叫了個妓女，陪酒在席上，露了些馬脚出來，體統攸關，不是頑的，倒不如叫個相公，大大方方的，沒有什麼奇形怪狀的醜態發現出來。你想我的這一席話，可不是不是？秋谷拍手道：「是極是極。你的一番說話，正和我心上的意見相同。不過我放在心上，沒有講出來就是了。」姚觀察又道：「庚子以前，京城裏頭的妓女，都是些本地人，梳着個乾嘉以前的頭，穿着件宋元以後的衣服，紮着個褲腿，挺着個胸脯。我們南邊人見了他，這個樣兒，那一個敢去親近他？那一個見了，不要退避三舍？如今的妓女，却比那庚子以前大大的不同了。那些下等的妓女，依舊是本地人，不必去說他。那班上等的妓女，却大半都是南邊人了。雖然揚州、鎮江的人多，蘇州、上海的人少，却究竟比本地人高了好些。所以已前不叫妓女的，如今也漸漸叫起妓女來。但是那班大人先生宴會的時候，叫了

個妓女在席上拉拉扯扯的。畢竟有些。不雅。所以。到了。如今。叫妓女的人。固然。狠多。叫相公的人。却也不少。但是。像以前。那般的。實事求是。要想中。阿行。雨。陸地。操舟的。却是絕無。僅有的了。秋谷聽了。低頭。想了一。想。道。據。這樣的。看起來。大約。妓女。裏頭。是。優長的。占了。勝點。劣陋的。居於。敗點。相公。裏頭。却是。上流。的天。演。競。存。下。流的。就。漸漸。入。於。天然。淘汰。之列了。姚。觀察。聽了。笑道。不錯。不錯。妓女。裏頭。雖然。給。外。路人。占了。勝點。那班。本地人。究竟。還。不至。於。到。天然。淘汰。的地位。那班。相公。裏頭。的。下。流。如今。却。當。真。沒有一個人。去。請。教的。了。雖。然是。社會。上。風。俗。的。遷。移。却。究竟。逐。羶。的。人。多。附。臭。的。人。少。這。也。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秋。谷。道。既。然。如。此。以前。那些。專。做。這。個。生。意。開。拓。後。庭。肉。身。布。施。的。人。如今。又。怎。麼。樣。呢。秋。谷。說。到。這。裏。只。見。那。幾。個。相。公。的。臉。上。都。不。覺。紅。了。一。紅。小。菊。却。拉。了。秋。谷。一。把。道。章。老。爺。這。些。事。情。還。去。提。他。做。什。麼。我。們。來。猜。拳。罷。說。着。把。眼。睛。微。微。的。向。秋。谷。斜。了。一。斜。伸。出。一。個。粉。團。一。般。的。拳。頭。來。和。秋。谷。猜。了。五。拳。秋。谷。倒。輸。了。三。拳。小。菊。直。打。了。一。個。通。關。也。吃。了。七。八。杯。酒。吃。得。個。兩。頰。生。紅。星。眸。斜。睨。覺。得。越。添。了。幾。分。風。韻。秋。谷。趁。着。他。們。大。家。猜。拳。的。時候。細。細。的。打。量。這。幾。個。叫。來。的。相。公。覺。得。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狠。有。些。媚。媚。動。人。之。處。暗。想。怪。不。得。他。們。

那班人一個個都只叫相公不叫妓女。原來相公也有相公的好處。在裏頭想着。便不由得回過頭來。看看小菊一眼。小菊見秋谷看他。便尋些說話出來。和秋谷講論。兩個人談入了港。竟是密密切切的長談起來。直至姚觀察要打通關。方才打斷了他們兩個人的話。姚觀察見他們兩個人談得津津有味。便哈哈的笑道。你們兩個人講的什麼話兒。講到這般密切。小菊道。我們講的都是些京城裏頭的事情。不是什麼體己話。姚觀察大笑道。我不過問了一句。並沒有疑心。你們講的是體己話。你何必這樣的心虛。小菊聽了一笑。也不言語。秋谷也只是微微的笑。不說什麼。姚觀察對着衆人說道。以前我同着秋谷住在上海的時候。不知怎樣的。他做的信人。十個裏頭。倒有九個和他要好的。你們只看今天小菊到來。和他並不相識。就是這般的談談說說。熟落非常。好像他身上含着電氣的一般。有天然的吸引力。可以吸得動人。這個裏頭。不知是怎麼的一個道理。衆人聽了。大家都笑起來。都爭着要問秋谷究竟有什麼秘訣。秋谷道。講起這個裏頭的關節來。一時就講也講不盡許多。只好約略講個大概就是了。說着。便把那些對付信人的法兒。略略的說了幾句。如何如何的逢場作戲。認不得真。一認了。真必定是自家吃苦。如何如何的隨機應變。不可拘泥。看着信人。用出那一等的手。

段來便是那一等的對付衆人聽了一個個都點頭稱是小菊暗暗的把秋谷拉了一把秋谷回過頭來小菊笑容滿面的把一個大指對秋谷伸了一伸秋谷倒覺得有些不得勁兒起來也對着小菊搖一搖頭不隄防被對座的金星精金部郎看見對着姚觀察笑道他們兩個人果然有些意思你的話兒委實不錯大家聽了烘然一笑大家都目不轉睛的望着秋谷和小菊兩個人看得小菊臉上竟紅起來立起身來走到簾下去看花只作不會理會大家又說笑了一回吃過了飯一班相公都要回去唱戲便急急的告辭回去姚觀察同着章秋谷等略停一停便大家回到中和戲園來揀了一間廂樓大家坐下看那戲日時只見排着水仙花的翠屏山金秀山朱素雲的飛虎山龔處的目蓮救母王俊卿的三岔口譚鑫培的文昭關只有這幾個人都是狠負時望的那以前的幾齣配戲都是些無名小卒不必說他一連唱過了三齣配戲方才是金秀山朱素雲的飛虎山上場金秀山去李克用朱素雲去李存孝兩個人唱得工力悉敵那朱素雲的喉音高亮非常聲聲合拍不比上海的那班唱小生的唱起飛虎山來不是喉音太高和老生不相上下便是腔調太低像了文小生和花旦秋谷聽了不覺擊節道這纔算得是武小生的正宗果然名不虛傳龔處的目蓮救母也唱得淋漓頓

掉沈鬱得神水仙花的翠屏山。雖然唱工做工都還不差。無奈年紀大了些兒。檀容未免差些。王俊卿的三岔口。也做得翻騰跌撲。色色到家。臨了兒方才是小叫天的文昭關。出場的時候。大家先轟雷一般的喝了一聲彩。這個小叫天是中國伶人裏頭。天字第一號的人物。自然的檀步氣概。比別人來得不同。等得唱到一輪明月一段的時候。除了場上胡琴鼓板的聲音。那樓上樓下擠得水泄不通的看客。大家都歛息。竊神側耳。細聽偌大的一個戲場。竟沒有一些兒聲息。就是丟掉一根繡花針的聲音。也聽得出來。秋谷也跟着衆人。側着耳朵。一字一句的細細聽去。只覺得叫天兒的喉音高低上下。圓轉如意。他自己要怎麼樣。便是怎麼樣。聲韻圓活。音節沈雄。一字數頓。一頓數轉。却又並不依着一定的節拍。有的地方。本來沒有搖板的。他隨意添上幾板。有的地方。本來是有搖板的。他却驀然截住。憑着自己的意思。翻來倒去。憑你唱到那極生極澁的地方。他却隨隨便便的一轉。便轉了過來。不費一些兒氣力。真個是清廟明堂之樂。黃鐘大呂之音。又好像天馬行空。飛行絕跡。凡間的羈勒。那裏收得住。他秋谷聽了。由不得也跟着衆人。喝起采來。姚觀察等也大家嘖嘖稱賞。多說叫天兒是曲中神品。別人唱起來。那裏有他這樣。雍容大雅。裂石穿雲。等到叫天兒的文昭關唱完。已經差



不多有六點多鐘。姚觀察便邀衆人一直到小蘭那裏去。到了那裏。小蘭同着小菊都接出來。小蘭便請衆人到他房裏坐下。衆人進去。看時。只見是一間大大的屋子。隔作一橫兩豎的三間。靠東首的一間。是小蘭的臥房。外面兩間。做了客座。壁上掛着許多條對。都是些大人先生的親筆。屋中陳列着許多古玩。湘簾。罕地。冰簟。當風。花氣。融融。篆香。嬾嬾。別有一種瀟灑的樣兒。屋中間放着個大大的玻璃冰桶。冰桶裏頭浸着許多蓮子和菱藕。章秋谷同着姚觀察等。剛剛從戲園裏頭出來。雖然北邊天氣。六月裏頭。不見得十分炎熱。那稠人廣衆的地方。未免總有些兒汗香人氣。大家心上都覺得有些煩燥。一到了這個地方。恍如到了清涼世界的一般。更兼小蘭和小菊親自把冰桶裏頭。剝現成的蓮子。取了許多出來。放在白磁碟子裏頭。請衆人大家隨意吃些。真個是涼。澆。齒。牙。芳。回。肺。腑。秋。谷。笑。道。怪。不。得。如。今。那。些。大。人。先。生。成。天。的。愛。在。相。公。堂。子。裏。頭。混。鬧。這。般。的。地。方。委。實。是。天。上。瓊。樓。人。間。瑤。島。正。是。珠。喉。玉。貌。雲。郎。之。風。格。何。如。雪。藕。調。冰。公。子。之。豪。情。未。已。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回

吃大菜安心尋綺夢

走歧途着意訪名姝

且說姚觀察在小蘭那裏請客。相公堂子裏頭的菜。本來是京城有名的。那些時鮮菜

蔬都是別處沒有的。什麼春不老炒冬筍。碗荳苗炒蝦仁。都是在新鮮的時候。藏在地窖裏頭的。到了這個時候。還像鮮的一般。大家吃了。都極口贊嘆。這一席酒。差不多直吃到十二點鐘。方才散席。到了明天。秋谷要去審子裏頭逛逛。便拉着姚觀察。一同去走了幾家班子。雖然也有兩家南班。却都是些揚州人。滿口的揚州白。一個蘇州人都沒有。北班更不必說他。秋谷同着姚觀察走了半天。沒有一個合意的。覺得十分敗興。秋谷便問姚觀察道。我聽見人說。京城裏頭的大餐館。有幾家揀直是男女的臺基。並且有外路人去的。他還可以和你拉皮條。甚而至於富貴人家的內眷。都會被他們引誘出來。這句話兒。不知究竟怎麼樣。如若當真有這樣的事情。我却狠想要來試他一下。這個頑意兒。却不知道你頑過沒有。姚觀察笑道。我也聽見人說過。這件事情。我自己却沒有頑過。不知這個裏頭。是怎麼的一回事情。大約沒有去過的人。須要一個熟人介紹。方才可以成事。如若不然。他摸不着我們是個何等樣人。恐怕萬一鬧出亂子來。所以沒有去過的人。沒有熟人同去。是辦不到的。若是你一定要去。我却不能奉陪。我們一班相識的人裏頭。只有鄭蘭生。在這個裏頭最熟。你就和他同去。何如。秋谷聽了大喜。立逼着姚觀察。一同到鄭侍御公館裏頭去拜他。鄭侍御恰好在家。出來相見。

姚觀察便把秋谷的來意說了一遍。鄭侍御笑著。一口應允。章秋谷見鄭侍御一口答應。一刻也等不及的。就要逼着鄭侍御立刻同去。鄭侍御也無可無不可的。套起車來。同着章秋谷一同前去。姚觀察要去見識見識。便也同着鄭侍御等坐車同去。到了東交民巷左首的一家番菜館門首。驟車停了下來。三個人下車走進。看那門外的商標時。只見寫着大大的鳳苑春三個黑字。極大的一座三層高樓。甚是寬廠。三個人直到第三層樓上。揀了一個大房間坐下。那侍者是認得鄭侍御的。笑嘻嘻的送上茶來。口中說道。鄭都老爺。今天是不是照顧小店的生意。鄭侍御點一點頭。對着他把三個指頭伸了一伸。侍者便答應了一聲。回過身來。就跑了出去。秋谷問鄭侍御。這是什麼暗號。鄭侍御道。也算不得什麼暗號。他來問我們是不是照顧他的生意。就是問我們要叫人不要叫人。若是要叫人的。只要向他點一點頭。要叫幾個。就伸幾個指頭。他見了心上自然明白。秋谷道。譬如我們一個人叫兩個。可行不行。鄭侍御道。一個人叫兩個。可不行。一個人只能叫一個。並且是無從挑選的。只好看各人的運氣。叫來的人。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若是你的運氣好些。或者叫得着一個好的。也不可。秋谷道。譬如叫來的人。我們看不中意。便怎麼樣呢。鄭侍御搖手道。你不要看得這般容易。你要

知道這班出來的寶貝大半都是達官貴人的姬妾出來找些野食吃的並不是做生意的妓女。見了男子先要他自己看中了這個男子方才肯和他款洽。若是他看中了意略坐一坐起身便走。休想留得住他。所以這個看得中看不中的問題。男人是沒有主權的。你看中了他。他看中了你。依舊還是枉然。你還當作和上海的妓女一個樣兒麼。秋谷呆了一呆道。照如此的說起來。我們這個錢。花他做什麼。那有出了銀錢在外面尋開心的大爺們。倒反要受他們賞鑒的道理。鄭侍御道。那十兩銀子是給番菜館裏頭的。你當是給那女人的麼。這班寶貝也是和我們一般的出來尋個開心。非但一個大錢不要。並且還要格外拿出錢來賞給這些菜館的人。甚而至於有男子和他合式的。只要老着臉皮卑躬屈節的拍他的馬屁一般也肯整千整萬的銀子拿出來倒貼男人。也不算什麼事情。甚而至於靠着這條門路。陞官發財的也不知多少。若是老老實實的說穿了。這個頑意兒就叫作女人倒嫖男子。不過好好的。人雖然做這個頑意兒的狠多。却不肯拿他們的錢。比那做妓女的。究竟有些分別就是了。秋谷聽了想了一回。忽然說道。不好。不好。萬一個運氣不好。撞著了個奇形怪狀醜到極處的人。我們看。不中他。他倒看中了我們。強要。和我們。如此。如彼。起來。這便。怎麼樣。呢。鄭侍御狂。

笑道。這是我。也保不定的。若果然有這樣的事情。逃又逃不脫。推又推不掉。最怕的。你。不肯應酬他。他却老羞成怒。翻起臉來。只說你調戲他。那可不是頑的也。只得咬着牙齒。應酬他一次的了。姚觀察聽了他們兩人的話。不由的也笑起來。一面對章秋谷道。據我看來。大凡這班寶貝。都是些放誕風流的人物。一定都有幾分姿色。不過有個高下之分罷了。若果然是醜到極處的人。他自己也一定知道知難而退。那裏再出來做這樣的事情。姚觀察笑道。你的話雖然不錯。却也有那些不顧廉耻的男子。情願交結個嫖母無鹽。只要想那女人的財物。如今世上這般的人。也很多。說着。侍者已經送上菜來。大家吃着一面談心。直吃到第四樣菜。還沒有什麼人來。秋谷十分焦燥。正在這個時候。忽然間。門簾一起走進一個少年女子來。走進門內。便立定了脚。擡起秋波。四圍飛了一轉。眼波瑩瑩。飛到秋谷身上。不覺釘了秋谷一眼。回轉身來。一言不發。走到壁間。着衣鏡。面前照了一照。接着門外弓鞋瑣碎的聲音。又走進兩個少年女子。三個人一色的都穿着閃光紗衫。蟬翼紗裙。脚下都穿着夾紗襯金紙的平底弓鞋。頭上都挽着時新蘇州式的玲瓏雲髻。一般的都是長條身材。削肩細腰。華彩飛揚。丰神流麗。看着這三個女子的模樣。好似嫡親姊妹的一般。臻首蛾眉。橫波巧笑。只有那先進來。

的身材略略長些。月掛雙眉霞蒸兩靨。覺得比後來的兩個還要勝些。那兩個女子走進門來也。和那先進來的一般。四圍一看也。是一言不發。這個時候姚觀察等三個人。都立起身來。章秋谷便走到那先進來女子的身後。口中只說一聲請坐。那女子聽了。漠然不答。却在鏡中微微一笑。秋谷也在鏡中和他飛了一個眼風。那女子不由得回過頭來。看了秋谷一眼。秋谷趁勢伸過手去。握着他的纖手。口中說道請那邊坐罷。那女子聽了也不開口。却軟軟的被秋谷拉着走了。過來竟和秋谷並肩坐下。姚觀察和鄭侍御也一個人攙了一個相將坐下。秋谷親自取過酒瓶。斟了一杯薄荷酒。雙手送過去。那女子伸出手來。把一杯酒接了過去。慢慢的吃了半杯。却仍把這個酒杯放在秋谷面前。也不開口。秋谷會意。舉起酒杯來一飲而盡。把杯子對面照了一照。那女子似笑非笑的。瞅着章秋谷。略略把櫻唇動了一動。秋谷眉飛目舞。得意非常。握着那女子的手。低低說道。今天我姓章的。不料竟有這般的奇福。遇着這樣的佳人。也不知是那一世裏修得來的。那女子聽了。章秋谷這樣的恭維他。免不得開顏一笑。脈脈含情。却依舊還是一個不開口。姚觀察和鄭侍御也千方百計的想着法兒。要想那兩個女子開口說話。無奈這兩個寶貝。也是和那先來的一般。只是低頭斂手的坐着。默默無

言秋谷見他們三個憑你怎麼的引逗。總是一個無聲無臭。好像是個啞子的一般。便對着他們三個人說道。今天你們三位。爲什麼總不肯開口講話。難道是我們得罪了你們三位麼。那三個人聽了。只當沒有聽見的一般。秋谷又道。你們三位這樣的天仙化人。我們三個自然配不上和你們講話。但是你們三位。既然賞光下降。沒奈何也只有委屈些兒的了。那兩個女子聽了。只擡起頭來。看了秋谷一眼。那先來的女子輕輕的推了秋谷一把。低聲說道。有話等一回兒再說。這個時候性急什麼。秋谷得了這幾句話兒。心中大喜。一連答應了幾聲。是是是。是一面說着。兩個人的眼睛就如流星閃電的一般。大寬轉的飛來飛去。那眼角眉梢之上。大家都含着無限的深情。一時說不出來。正是爲有前宵之夢。明月懷中未妨。昨夜之風。珍珠掌上不知後事如何。請待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訪天台三士入桃源

定花榜群芳登上第

且說章秋谷同着姚觀察鄭侍御。想要挑逗那三個女子講話。那知他們三個人都是緘口無言。止有那先進來的女子。開口說了一句話兒。却大家都是眉來眼去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幾乎大家都看出了神。三對男女都是默默的一言不發。只見這一個

流。光。眇。視。那。一。個。笑。靨。回。春。這。一。個。忽。然。慢。展。雙。眉。那。一。個。又。是。暗。擡。俊。眼。一。個。個。都。是。心。期。繾。綣。眉。語。惺。忪。一。室。之。中。靜。悄。悄。的。沒。有。一。些。兒。聲。息。那。一。種。幽。歡。密。愛。的。情。形。煞。是。好。看。就。是。趙。子。昂。仇。十。洲。著。名。善。畫。的。人。也。描。摹。不。出。這。般。纏。綿。熨。貼。的。情。形。况。在。下。做。書。的。一。支。拙。筆。那。裏。描。寫。得。盡。閒。話。休。提。只。說。章。秋。谷。和。那。先。進。來。的。女。子。彼。此。對。看。了。一。回。那。女。子。忽。然。立。起。身。來。看。了。秋。谷。一。眼。眼。光。中。間。打。了。一。個。照。會。回。身。便。走。章。秋。谷。緊。緊。的。跟。在。後。邊。那。女。子。走。到。那。壁。間。嵌。着。一。面。大。着。衣。鏡。的。地。方。驀。地。裏。把。纖。手。在。鏡。旁。一。按。不。知。怎。樣。的。呀。的。一。聲。那。一。面。鏡。子。忽。然。不。見。露。出。一。個。小。小。的。門。來。那。女。子。推。門。進。去。章。秋。谷。也。跟。着。進。去。好。一。會。的。工。夫。方。才。雙。雙。的。攜。手。出。來。只。見。姚。觀。察。和。鄭。侍。御。依。然。坐。在。那。裏。那。兩。個。女。子。正。在。對。着。壁。間。的。着。衣。鏡。顧。影。徘徊。眉。斂。湘。烟。臉。生。春。色。衣。裳。不。整。雲。鬢。惺。忪。見。了。那。女。子。出。來。由。不。得。大。家。相。視。一。笑。三。個。人。略。略。的。整。了。一。整。衣。裳。掠。了。一。掠。鬢。髮。大。家。都。立。起。身。來。有。個。要。走。的。意思。秋。谷。連。忙。走。上。去。附。着。他。的。耳。朵。說。了。幾。句。話。只。見。那。女。子。蛾。眉。一。縐。神。色。黯。然。看。着。秋。谷。好。像。有。什。麼。話。要。說。的。一。般。却。又。默。然。不。語。停。了。一。停。方。才。低。低。的。和。秋。谷。說。了。一。句。改。天。再。見。說。着。在。手。上。脫。下。一。個。寶。石。指。環。來。套。在。秋。谷。手。上。秋。谷。也。連。忙。把。表。



鍊上挂的一個外國金相合解了下來。遞在他的手內。那兩個女子見了。也照樣脫下一個戒指。放在姚觀察和鄭侍御手中。姚觀察解下一個翡翠扇墜。鄭侍御隨身沒有什麼東西。只得在衣袋內取出一個金表來。大家交換。總算是個表紀的意思。大家對面相視。都有些依依惜惜別的情腸。三個女子。延挨了一回。只聽得門上輕輕彈指的聲響。三個人只得回身便走。那先進來的一個。走到門口。又回頭過來。把手舉了一舉。又把頭搖了一搖。秋谷心上明白他的意思。連忙打個手勢。點一點頭。眼睜睜的看他們三個走了出去。好似做了一場好夢的一般。姚觀察忽然笑道。這三個人。倒狠有些意思。鄭侍御道。這三個人。真是嫡親姊妹。可惜不知道他們的姓名。姚觀察道。這些人爲什麼不能問他的姓氏。究竟是個什麼道理。鄭侍御道。他們這班人。最忌的是有人問他的姓名。好像有心要查考他的根腳一般。也無非諱莫如深。怕人張揚出去的意思。只有章秋谷。只是微微的笑。不說什麼。鄭侍御道。今天這個媒人。是我和你做的。你該應怎樣的謝我。秋谷笑道。我和你當個偵探。就算是大媒的謝儀。可好不好。鄭侍御詫異道。什麼偵探。難道你竟知道了他們的姓名麼。秋谷笑着走過去。附着鄭侍御的耳朵。說了幾句。又轉身和姚觀察附耳說了幾句。兩個人不覺都把舌頭伸了一伸。姚

觀察想了一。想。道。既。然。是。這。個。話。兒。三。個。人。都。好。好。的。嫁。有。夫。家。爲。什。麼。要。出。來。這。般。胡。鬧。秋。谷。笑。道。大。約。是。當。差。不。力。的。緣。故。姚。觀。察。和。鄭。侍。御。都。笑。起。來。大。家。坐。了。一。刻。吃。過。咖。啡。那。先。前。的。侍。者。拿。着。一。紙。賬。單。從。外。面。走。了。進。來。把。賬。單。放。在。桌。上。滿。面。添。花。的。躬。身。侍。立。秋。谷。和。姚。觀。察。都。取。出。十。兩。銀。子。的。銀。票。來。交。給。侍。者。侍。者。接。過。來。謝。了。一。聲。鄭。侍。御。也。付。了。一。張。銀。票。大。家。出。了。鳳。苑。春。各。自。回。去。章。秋。谷。回。到。武。陽。會。館。過。了。幾。天。金。觀。察。殿。試。已。畢。取。了。個。二。等。第。二。陛。見。謝。恩。下。來。却。沒。有。什。麼。好。處。只。在。候。補。道。上。加。了。個。軍。機。處。存。記。一。班。應。試。的。人。都。大。失。所。望。金。觀。察。倒。隨。隨。便。便。的。沒。有。什。麼。拜。過。了。幾。個。閱。卷。老。師。便。收。拾。行。李。同。着。章。秋。谷。一。同。出。京。回。到。天。津。來。恰。恰。的。金。星。精。金。部。郎。要。到。天。津。避。暑。便。也。告。了。個。病。假。同。着。秋。谷。和。金。觀。察。一。起。出。京。也。住。在。金。觀。察。公。館。裏。頭。秋。谷。同。着。他。出。去。頑。了。幾。天。金。部。郎。看。中。了。一。個。寶。華。班。裏。頭。上。海。新。到。的。小。洪。寶。寶。又。看。中。了。一。個。富。貴。班。的。桂。珠。那。小。洪。寶。寶。生。得。清。麗。非。常。丰。神。絕。俗。有。王。夫。人。林。下。之。風。那。桂。珠。生。得。豐。肩。膩。體。素。口。蠻。腰。有。袁。寶。兒。嬌。愁。之。態。金。部。郎。做。了。這。兩。個。人。一。連。吃。了。好。幾。壇。酒。不。知。不。覺。的。一。連。就。是。幾。天。這。個。時。候。方。制。軍。把。金。觀。察。委。了。個。北。洋。大。學。堂。總。辦。那。洋。務。局。總。辦。的。事。情。依。然。還。是。金。觀。察。兼。理。

依着金觀察的意思。要請章秋谷當北洋大學堂的總教習。兼辦洋務局文案的事兒。章秋谷再三推却。要想告辭回去。金觀察那裏肯放。再四挽留。章秋谷只說要回去省親。又要回南鄉試。金觀察聽他說到省親鄉試的兩層題目。知道挽留不來。心上却十分惆悵。只得再三約他。闌後再來。切勿失信。秋谷只得答應。定了七月初十。搭招商局安平輪船回去。算起來。到初十還有四五天。金觀察便和金部郎商議。要趁着七月初七這一天。牛女渡河的良夜。在寶華班替秋谷餞行。商議定了。金觀察和金部郎。便走到秋谷房間裏頭。和他說知。兩個人剛剛跨進房門。只見秋谷正坐在那裏。低着頭。振筆疾書。不知寫些什麼。連他們兩個人走進。都不知道。金觀察便笑道。你在這裏寫些什麼。寫得這樣認真。秋谷聽了。連忙擱了筆。立起身來。含笑相迎。金觀察走近看時。只見案上鋪著一張大大的柳絮箋。寫着一紙的草書。寫得兔起鶻落。滿紙淋漓。金觀察和金部郎走過來。定睛看時。只見第一行寫着津門南榜四個大字。下面又注着揚人不錄的四個字兒。金觀察道。這是你定的花榜麼。你倒居然還有這樣的心情。來弄這些筆墨。想來是專取那些南班裏頭的人。所以叫做南榜。但是天津地方。本地人也儘有幾個好的。不可一概抹煞。就是那些南班子裏頭的人。揚州人也有幾個很好的。在

裏頭。蘇州上海人却不多幾個。你既然取名南榜。怎麼又不取揚州人呢。況且南班子裏頭的人。揚州人差不多。居七八。蘇州上海人。却不過十之二三。你要專取蘇州上海人。那裏找得出許多。秋谷道。那班北班子裏的人。雖然也有面目清秀些的。却眉目之間。總帶着一股獷氣。南班子裏的揚州人。雖然狠有幾個面貌不差的。却神色之間。總帶着一股賤氣。那裏比得上蘇州上海人。一舉一動。別有一種溫柔軟媚的神情。所以小姪揀選花榜人才。非但北人不錄。連揚州人也是一個不取。秋谷說到這裏。金部郎拍手道。你的話兒。一些不錯。平日間我的意思。也是這般。古來那班詩人名士。一個個都誇說揚州佳麗。真是徒有虛名。毫無實際。那裏當得起佳麗的兩個字兒。金觀察聽了。不由得點了一點頭。就在秋谷坐的那張椅子上。坐了下去。仔仔細細的看那花榜時。只見上面寫着。

第一甲第一名小洪寶寶

評曰。花輪。旒。旖。雪。遜。温。柔。婉。嬈。無。雙。丰。神。第一。西子。捧。心。之。態。愁。斂。青。蛾。太。真。紅。玉。之。膚。香。融。寶。曆。

詩曰。小立風前。門晚妝。鬆鬆雲髻。薄羅裳。梅花清瘦。桃花俗合讓。姚黃壓衆芳。

第一甲第二名雲蘭

評曰 神彩驚鴻。佩環回雪。金蓮貼地。玉筍凌波。皎如瓊樹之流光。灼若芙蓉之照夜。詩曰 心上燒香。掌上憐麗。娟膚髮麗。華年傾城一笑。真無賽疑是瑤臺月下仙。

第一甲第三名金蘭

評曰 鏤玉爲肌。團瓊作骨。山眉水眼。皓齒明眸。正當二九之年。恰稱芳菲之選。詩曰 爲有春情透臉霞。東風無力舞腰斜。夜深獨背銀釵坐。自弄釵頭茉莉花。

第二甲第一名桂珠

評曰 素面纖腰。豐容盛鬋。秋月乍滿。奇花初胎。歌喉遏巫峽之雲。皓腕比藍田之玉。詩曰 碧玉丰神。絳雪膚風。情天付有誰如。歌喉宛轉誰堪擬。百八牟尼一串珠。

第二甲第二名月香

金觀察看到這個地方。見底下沒有了。便又翻過來看了一遍道。你的筆墨。實在鬆秀得狠。若要叫我如今再弄這些筆墨。是再也弄不來的了。金部郎倚在案頭。金觀察看的時候。也早已看得明白。便對秋谷道。你自己的相好。怎麼不取作第一。倒把別人的相好。取作狀元。這是個什麼道理。秋谷道。品評花榜。是不能心上有一毫私見的。要大

家看了。一個個都點頭心服。方才算得平允。不是可以。把一個人的愛憎。作衆人的愛憎的。正是穠桃艷李。春風聯玉。笋之班。大道青樓。旭日照金泥之榜。不知後來怎樣。請看下文便知分曉。

第十二回

錢長亭良朋悲遠別

脫火坑名士作冰人

且說章秋谷把小洪寶寶定作花榜的狀況。金部郎心上自是歡喜。却故意對章秋谷說道。據我看起來。雲蘭和小洪寶寶也不相上下。雲蘭的姿貌也狠不差。爲什麼你一定要把小洪寶寶拔居雲蘭之上。秋谷笑道。老實和你說罷。如今的人。憑你怎樣。心上邊總有一個私心。那裏能當真大公無我的。沒有一些兒私曲的地方。雲蘭是我的相好。那裏有不回護他些的道理。無奈這個雲蘭和小洪寶寶兩個人比較起來。一邊是雖多婀娜之姿。略欠清揚之態。一邊是既具纖穠之致。兼饒林下之風。這般的賞鑒。却不是粗心人可以領略得來的。因此沒奈何把小洪寶寶取了第一。若是在你未來之前。這個小洪寶寶就預先到了天津。我也早已收羅在我的門下。那裏還輪得到你。金部郎聽了。便也笑了一笑。不說什麼。金觀察便問秋谷道。你既然不取北方人和揚州人。蘇州上海人那裏有這許多。秋谷道。取在榜上的。原不過二十個人的模樣。寶缺母

濫只好憑他少幾個人的了。金觀察和金部郎又把那幾首詩讀了一遍。金觀察道：你的筆墨果然綺麗非常。做這樣的香奩艷體。剛剛合你的筆路。秋谷謙遜道：這些筆墨已經拋棄多時。三日不彈。手生荆棘。如今再要提起筆來。就覺得十分生澀。這裏未免有不妥當的地方。還要請老表伯指正。才是。怎麼老表伯先自這般的謬贊起來。金觀察呵呵的笑道：我們自己人。你還和我客氣麼。秋谷也不覺微微一笑。金觀察和金部郎坐了一刻。把明天餞行的事。和秋谷說了。秋谷隨口謝了一聲道：明天老表伯和星精兄賜飲。斷斷不敢不到。金觀察道：你還是這般客氣。索性具個手本上來。稟謝。何如。說笑了一回。金觀察和金部郎走了。章秋谷又坐下來。把那張沒有寫完的花榜。一揮而就。一共祇取了二甲十名。三甲五名。連着三鼎甲。只得十八個人。把月芳取了個二甲第四。二甲裏頭。取了林湘君。林妃君。卓文君。李香玉等。又把桂紅。小芬等幾個人。勉強取了個三甲。立刻找了一紙冷金箋。半真半草的謄寫出來。預備明天帶到寶華班去。又把草稿送到津沽風月報館裏頭。請他登報。到了明天。已經是七月初七。天上佳期。人間良夜。銀河無浪。烏鵲不驚。盈盈一水之波。脈脈雙星之恨。金觀察料理了日間應行的公事。急急的回到公館裏頭來。邀了金部郎和章秋谷。同到寶華班去。又到

別處去請了七八個客人。主客一共十一個人。在金蘭房間裏頭。擺了一個雙檯。算是金觀察和金部郎兩個的主人。一檯是金蘭的。一檯却算是小洪寶寶的。依着小洪寶寶的意思。原想要叫金部郎不要和金觀察混在一處。這一檯酒。就在他自己房間裏頭吃的。無奈今天的酒。是金觀察和金部郎兩個人合在一起。和秋谷錢行的。章秋谷一個人。不能分作兩個。金部郎便和小洪寶寶商議。叫他将就些兒。這一檯酒。就擺在金蘭房間裏頭。也是一樣的小洪寶寶便也答應。金部郎又把章秋谷把他取做狀元的事情。和小洪寶寶說了。小洪寶寶只說是金部郎有意哄他。不肯相信。金部郎道。你不信。我把花榜給你看。說着。便回過頭來。要問章秋谷要那一張花榜。不想章秋谷不在房中。到月芳那裏去了。金部郎便走到月芳房間裏去。向他要時。只見雲蘭月香兩個人。都在月香房內。大家正在看那花榜。秋谷站在那裏。指指點點的在那裏解說給他們聽。金部郎等他們看過之後。便拿着那張花榜。走到小洪寶寶那邊來。章秋谷同着雲蘭月香月芳也跟着過來。小洪寶寶本來認得幾個字的。看了那張花榜上的字兒。一甲一名果然是他自己的名字。金部郎又把那幾句評語。和一首七絕的意思。細細的和他講解一遍。小洪寶寶不覺心中大喜。杏靨春回。櫻唇紅綻。對着章秋谷笑道。



謝謝耐。像煞說得忒嫌好仔。點哉。秋谷也笑道。我是向來不會拍馬屁的。好的就說好。不好的就說不好。你又何必和我客氣。章秋谷說到這裏。雲蘭和月芳兩個都瞞了秋谷一眼。秋谷見了心上。自是明白。却只當沒有看見的一般。不多一刻。金觀察叫金蘭過來。請秋谷入席。秋谷便同着金部郎一同過去。小洪寶寶和雲蘭等也隨後跟來。那些班子裏頭的侂人。聽說章秋谷定了個花榜。只說自己一定在花榜裏頭。大家爭着擁到金蘭房裏頭來看。連着那個女本家也走進房來。見了衆人。一一的招呼過了。金觀察便對他笑道。恭喜恭喜。這位章老爺定的花榜。狀元榜眼探花都出在你們一個班子裏頭。這個風聲傳揚開去。你們這個班子。一定要發大財。那女本家聽得三鼎甲都是他家班子裏頭的人。心上自然歡喜。隨口謝了秋谷。便回身退出。還有幾個班子裏頭的蘇州侂人。大家拉着金觀察。要金觀察把花榜上的名字。一個一個的都念出來。給他們聽。金觀察只得依着他們。念了一遍。有幾個榜上有名的。自然高興。有幾個落第的。就不免要暗中把章秋谷咒罵幾句。更有那班揚州人。聽說凡是揚州幫的侂人。一概沒有名字。更是恨得咬牙切齒。氣憤非常。背地裏也不知把個章秋谷罵了多少。只說章秋谷坐在席上。看着雲蘭的神色。倒還沒有什麼。只有月芳坐在那裏悶悶。

的一言不發。秋谷知道他的意思，咬着耳朵，敷衍了他幾句。只說本來要把他取作第三名探花的。不知怎麼樣一時錯悞，竟取了個二甲第四。月芳聽了，只微微的笑道：像倪實梗格別脚信人陸裏挨得着，恰格探花，倒是歸格辰光倪搭耐說格閒話耐阿記得。秋谷聽了，猛然提起一件心事來，暗想以前曾經親口許他，一定要想個法兒，把他提出火阮的。如今自己的歸期在即，一時那裏想得什麼法兒，低着個頭，想了一回。由不得爲難起來。正在這個時候，忽然覺得有人在後面拉他，一把秋谷回過頭去看時，只見雲蘭坐在後面附着他耳朵，低低問道：阿是耐真格要轉去慢慢交末哉呀？恰格實梗要緊介秋谷對他說道：我有正經事情不能不回去，初十一準要走的。雲蘭聽了，登時蹙著雙蛾，黯然不樂，低下頭去，拉着秋谷的手，揉搓一會，默默無言，停了好一回。方才擡起頭來，說道：格末耐去仔阿，要幾時來呀？秋谷道：自然就要來的。金大人再三再四的一定要我來，金大人的面上不來，覺得不好意思。雲蘭道：格末幾時來呀？阿是真格呀？秋谷道：自然是真的。回去不過一個多月的勾留，大約八月底九月初就可以到這裏的了。雲蘭聽了，把一個粉面，偎在秋谷肩，上道：格是倪到仔九月裏，向等耐格，噯說了這一句，頓了一頓，眼圈兒已經紅了。秋谷見了這般模樣，倒不覺心上有些

跳動起來。名士多情。佳人難得。楊柳長亭之路。將離南浦之思。兩個人四目相視。狼覺得有些依依不舍的心情。雲蘭見秋谷臉上呆呆的露出十分惆悵的樣兒。更覺得別緒滿懷。淚珠欲滴。月芳也附着秋谷的耳朵。低聲說道。耐阿。好勿要去哉。耐去仔。叫倪那。哼。呀。謝謝耐。搭倪想想法子。秋谷聽了。便伸出手來。左手挽住了月芳。右手拉住了雲蘭。這邊看看那邊看看。看了一回。忽然別轉頭去。嘆一口氣。把雙手一齊放下。立起身來。拉着金觀察到榻上坐下。和他商量月芳的事情。把月芳如何的情願從良。自己又如何的情願幫他的忙。一一說了一遍。要把這件事情轉托金觀察。金觀察聽了。雙然道。你不說我幾乎忘了。恰好有個湊巧的機會在此。孫英玉去年斷了絃。不願意再娶正室。想要娶一個姨太太。操持家政。就是堂子裏頭出身的人。也不妨。只要一心意肯嫁他。他也沒有什麼不願意。和我說了幾遍。要托我替他做個媒人。如今既然月芳情願從良。我看月芳這個人。狠有些厭倦風塵的意思。倒也不是個娶不得的人。孫英玉娶了他回去。一定可以彼此相安。不至於鬧什麼笑話。好在英玉今天也在這裏。待我去把他叫過來。問他一下。看他願意不願意。說着。便走過去。把那位孫英玉叫了過來。把這件事兒。和他說了一遍。孫英玉十分歡喜。一口應承。秋谷見孫英玉已經答

應。便。又。回。轉。身。來。和。月。芳。咬。了。幾。句。耳。朵。月。芳。呆。了。一。呆。還。沒。有。開。口。秋。谷。又。低。聲。對。他。說。道。這。個。人。是。狠。靠。得。住。的。雖。然。功。名。小。些。是。個。直。隸。候。補。縣。丞。却。上。司。都。狠。賄。他。得。起。年。紀。也。只。得。四。十。一。歲。不。算。狠。大。面。貌。也。平。平。正。正。的。不。是。什。麼。麻。鬚。黑。醜。的。尊。容。你。自。己。看。就。是。了。說。着。便。把。孫。英。玉。指。了。一。指。月。芳。便。回。過。頭。來。把。孫。英。玉。着。着。實。實。的。看。了。兩。眼。便。對。着。秋。谷。一。笑。不。說。什。麼。秋。谷。知。道。他。心。上。已。經。許。可。便。一。手。拉。着。月。芳。直。拉。到。孫。英。玉。面。前。把。月。芳。的。手。一。直。送。到。孫。英。玉。的。手。內。口。中。說。道。你。們。兩。個。人。都。是。自。家。情。願。的。了。有。什。麼。話。你。們。兩。個。人。自。己。講。罷。月。芳。紅。着。個。臉。半。推。半。就。的。竟。在。孫。英。玉。身。旁。坐。了。下。來。孫。英。玉。看。着。月。芳。雖。然。年。紀。大。些。却。還。着。實。有。些。丰。彩。喜。得。笑。嘻。嘻。的。看。着。月。芳。一。時。倒。說。不。出。什。麼。話。來。停。了。好。一。會。方。才。開。口。問。月。芳。的。出。身。家。世。月。芳。一。一。的。回。答。也。問。了。孫。英。玉。幾。句。兩。個。人。登。時。低。聲。促。膝。的。談。起。來。章。秋。谷。和。金。觀。察。見。了。他。們。兩。個。人。這。般。情。景。便。故。意。回。到。席。上。去。應。酬。一。會。好。讓。他。們。兩。個。人。細。細。的。談。心。正。是。風。塵。淪。落。誰。憐。多。病。之。徐。娘。湖。海。飄。零。詎。有。黃。衫。之。俠。客。未。知。以。後。如。何。且。待。下。文。分。解。

醒世小說九尾龜第十集卷之四

第十三回

解腰纏豪情成義舉

翻醋羹冷語試深心

且說席上的那班客人。見章秋谷和金觀察低聲談了一回。又把個孫英玉拉了過去。不知道講些什麼。言主政便問道。你們這幾個人。鬼頭鬼腦的。究竟說些什麼。秋谷聽了。便對着大眾。把月芳想要從良的事兒。約略說了一遍。大家聽了。都說月芳的主意不差。秋谷雖然坐在席上。却時時刻刻的留意。瞞着孫英玉和月芳兩個人的情形。只見他們兩個人談了一回。孫英玉忽然繃着眉頭。沈吟起來。秋谷見了。連忙拉着金觀察。出席問他。孫英玉對着他們說道。方才據月芳說起來。身上現有一千多塊錢的虧空。還有些零碎賬目。差不多要一千四百塊錢。合起來要一千銀子。方才可以還清各債。不瞞金大人和秋谷先生說。我的家計。原不見得十分寬裕。竭力拚湊起來。五六百銀子是拚湊得出的。還有四百銀子。却叫我到那裏去設法呢。看起來這件事兒。只好暫時從緩的了。秋谷聽了。還沒有開口。月芳聽了。心上却甚是着急。兩只眼睛。水汪汪的。只看着秋谷。却說不出什麼話來。秋谷慨然對金觀察道。據小姪看起來。這件事情。總算是成人之美。何不大家帮他個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金觀察聽了。欣然說道。

你的話狠不錯。我就帮他五十兩銀子。其餘或者他在同鄉裏頭告一個幫。料想大家也都是樂於成全的。秋谷道。既然如此。我也帮他五十兩銀子。有了這兩筆一百兩銀子。還差三百兩。只好請老表伯和他告一個幫的了。憑着老表伯的面子。這幾個錢。料想不難。金觀察聽了。點一點頭。席間的幾個客人。除了孫英玉之外。還有七個人。只有一個是山東人。其餘的六個。都是江蘇同鄉。金觀察把告幫的意思。和他們說了。大家都一口許諾。也有三十兩的。也有二十兩十兩的。登時湊了一百四十兩銀子。金部郎也出了三十兩。那位山東人候補知府戚太守。却是個山東有名的富室。見大家解囊傾助。便也欣然帮了五十兩。一共有三百二十兩。尚少八十兩銀子。湊不滿四百兩的數兒。章秋谷慨然道。這件事兒是我發起的。如今功虧一簣。我自然該應竭力成全。所少的八十兩銀子。算我一個人就是了。金觀察道。這件事情。是我們兩個人發起的。怎麼好叫你一個人出。我們兩個人一個人出一半就是了。衆人聽了。大家都說。章秋谷和金觀察兩個人輕財仗義。慷慨非常。金觀察和章秋谷不免也謙遜幾句。孫英玉見了衆人這樣的成全。心上萬分感激。便搶步過來。對着衆人一個人打一個恭。口中說道。我孫英玉蒙諸位這般的格外周全。感銘肺腑。却叫我將來怎樣的報答得。

來古人說的大恩不謝。我也只好把這件事兒長長的放在心上了。衆人都說這般小事何足挂齒。章秋谷却含笑對他說道：「你老哥也不必打恭作揖的。和我們客氣。只要你們兩個人將來地久天長一雙兩好就不枉我們幾個人的這番舉動了。」大家聽了一個個都點頭稱是。孫英玉更諾諾連聲的答應不迭。月芳在旁聽着見章秋谷這樣的和他盡力心上真是感激到二十四分。感激到極處却又不由得落下淚來。只見他慢慢的立起身來走到席前立定了脚口中朗朗的說道：「今朝格事體區得僂僂幾位大人老爺大家才肯搭倪幫忙倪也嚟捨別樣只好多磕兩個頭謝僂僂幾位大人老爺格哉大家聽得他要叩頭連忙向他搖手叫他不要多禮。月芳那裏肯聽不由分說插燭也似的跪下地去衆人回禮不及只得大家立起身來背過臉去。月芳拜了四拜方才起來一眼看見章秋谷站在那裏呆呆的望着他不知不覺的想起那以前的情欸不由的心上有些淒戀起來想着今天這件事兒多虧他一個人竭力周全方能成事。如今世上居然也還有這樣的人。若是換了第二個人聽得自己的相好個人想要嫁人不吃醋已經夠了那裏還肯這般出力可惜事機不湊不能嫁他若是嫁着了這樣的一個人好算得心滿意足的了。如今嫁了這個姓孫的雖然一個願娶一個

願嫁沒有什麼不合意的地方。但是擺着章秋谷這樣的一個風流年少，自己却沒有福氣嫁他。心上未免總覺得有些不足。想到這裏，便也對着章秋谷呆呆的看。星眸斜睇，波光四流。章秋谷眼快，早已看得甚是清楚。想着那往時的恩愛纏綿，看着這現在的神光離合，只覺得一個心七上八下的十分眷戀。無限懷愴，明知道這個時候已經算是孫英玉的人不好，再是怎樣的和他親熱，恐怕孫英玉臉上下不來，便在身上掏出一張六十兩銀子的銀票遞在月芳手內。口中說道：「我們兩個人相識一場，大家總算狼要好的。你的事情我也總算和你竭力周全，沒有辱命。你的景況我是狠知道的。這幾個錢你拿去辦些應用的東西。總算是我的一點兒意思。從此以後，但願你們兩個人夫婦齊眉白頭偕老。我就沒有什麼記掛了。」月芳聽了，起先還不肯接。秋谷低低的道：「我們兩個人相識一場，這幾個錢算得什麼。你又何必和我客氣。況且自此以後，你是孫府上的姨太太了。我又要回到上海去。知道我們兩個人見面在什麼時候。章秋谷說到這個地方，便頓住了口，不說下去。月芳却再也忍不住，把頭一低，那眼中的淚就如斷線珍珠的一般亂滴下來。一面嗚咽着，一面說道：「耐實槓樣，式叫倪心浪落裏意得過秋谷聽了，也覺得有些酸鼻。幾乎也要滴下淚來，却恐怕別人見了要笑他。」



勉強忍住了。對月芳說道。你們兩個人天緣湊合。是一樁大大的喜事。怎麼倒這樣的傷心起來說罷。又低低說道。只要你嫁過去。夫妻和睦。我也就放下了。一條心。如今你這個樣兒。我看了。心上倒覺得十分難過。這也是注定的。我們沒有緣分。說他也是枉然。月芳聽了。方才擡起頭來。拭了眼淚。握着秋谷的手。道。像煞倪有幾幾化化。格閒話。要搭耐說。故歇。勿曉得。那哼一句才說。勿出耐自家保重。點秋谷聽了。回答不出什麼。只把頭點了一點。硬着頭皮回轉身來。走到席上坐下。那幾個寶華班裏的人。雲蘭金蘭。和小洪寶寶。坐在席上。都看得呆了。雲蘭停了一回。方才把秋谷拉了一把。道。耐格個大媒人。倒做得嘸恰。總算月芳阿姊格運氣。說着。便向月芳道。月芳阿姊。恭喜耐。實梗格喜事。要請倪吃喜酒。格噯。小洪寶寶同着金蘭等。也向月芳賀喜。月芳兩頰微紅。不免也要謙讓幾句。小洪寶寶却向章秋谷道。章二少。真正是個好人。肯實梗格帮月芳阿姊格忙。客人裏向。像耐二少。實梗格人。實頭少格噯。秋谷爲着做了這個媒人。把月芳提出火坑。心上却甚是得意。便多吃了幾杯酒。臉上紅紅的。有些酒意上來。金觀察見席上衆人的酒。也吃得差不多了。便和衆人打了一個通關。又敬了章秋谷幾杯酒。大家都覆杯告止。秋谷略略的吃些稀飯。便也立起身來。依着雲蘭。要秋谷今天住。

在院中秋谷因多了幾杯酒。覺得有些胸中作惡。便沒有答應。只說回去還有些事情。雲蘭瞪了秋谷一眼。道耐格個人末。就叫討氣。秋谷笑道。並不是討氣。委實的還有些事情。雲蘭谷都着嘴口中咕嚕道。捨格事體呀。耐格事體。倪阿有捨勿曉得。豪燥點跑到相好格搭去。晏仔點是要吃生活格說着。便推着秋谷的背道。豪燥點去。噯格兩日天就要動身哉。自然要到恩相好搭去。辭辭行格。阿對章秋谷聽了。笑道。真正極天冤枉我。除了你們這裏。那裏別處還有什麼相好。雲蘭道。捨人曉得耐呀。耐有相好。嚙撥相好末也。勿關得倪。捨事嚙說着。不覺得雙眉緊縐。俊眼微睜。狠狠的釘了秋谷一眼。秋谷見他嬌嗔滿面。情不自禁。只得過去攜着他的手。道你不要生氣。你就是我的恩相好。那裏再有別人。我就今天不走在這裏和你辭行。何如。雲蘭別轉頭去。口中說道。捨人要耐辭行呀。耐豪燥點請出去。像倪實梗格。別脚脩人。洛裏好比別人。再要說起捨格恩相好。勿恩相好。是真正惶恐。嚙耐實梗一個章二少。倪阿配搭耐做捨格恩相好也。褻瀆仔耐章二少格身分哉。噯秋谷聽了。雲蘭的這幾句話兒。覺得他話中有眼。明明是指着月芳說的。回心一想。把月芳和雲蘭兩個比較起來。却委實的有些軒輊。在月芳身上的事情。便肯這樣的和他出力。在雲蘭身上。他要挽留自己住在院中都

不肯答應他。若要拿他們兩個人的交情說起來。還是和雲蘭要好些兒。却也怪不得。他要說這般的話兒。想到這裏。便回頭。向月芳看時。只見月芳低着头。假做沒有聽見的一般。臉上却有些紅紅的。不好意思。秋谷咳嗽一聲。打個暗號。月芳回過頭來。秋谷對着他。使個眼色。月芳會意。便走了。出去。雲蘭見了。便也立起身來。冷笑一聲道。耐有俗閒話。未說未哉。倪跑出去釀。偈隨便。那哼說法。說着。向外便走。秋谷連忙一把拉住。在他耳邊說道。你不要這般生氣。給人看了。還只說你是吃醋。你只要自己想。你的年紀。還沒有滿二十歲。生意又是狠好的。比不得月芳已經三十多歲的人。又欠了一身的債。那裏還做得起什麼生意。如今和他成就了這段姻緣。想起來。你們同院姊妹。該應可憐他些。替他喜歡。才是怎麼。你倒和他吃起醋來。正是落花墮。刮飄零。金谷之春。飛絮沾泥。惆悵靈和之柳。不知雲蘭聽了秋谷的話。說些什麼。且待下文交代。

第十四回

逢醉鬼狹路動干戈

數前塵花叢談掌故

且說雲蘭本來是一肚子的不高興。如今聽了章秋谷這樣一番有情有理的話兒。倒覺得無言可答。心上的怒氣。倒平下了許多。對着秋谷橫波一笑。口中說道。耐個人。未。勿。曉。得。纏。到。仔。洛。裏。去。哉。月。芳。阿。姊。一。逕。搭。倪。蠻。要。好。格。捨。人。去。搭。俚。吃。醋。呀。秋。谷。聽。

了。知道這幾句話兒。無非是有心掩飾。好自己做一個落場。便也對他一笑。又去暖着耳朵。溫存了好一回。雲蘭方才歡喜。這一夜。章秋谷自然不回去了。連着金觀察和金部郎兩個。都給小洪寶寶同金蘭挽留不放。住在院中。珍簾新鋪。秋宵苦短。三對兒鸞交鳳友。一時間雨帶雲封。溫存掌上之軀。宛轉懷中之月。這些說話。不關緊要。也不必去說他。只說章秋谷從寶華班回來。便收拾了一天行李。又出去辭了一天行。那招商局的安平輪船。十一早上就要開的。秋谷一到初十。就把行李都發上船去。又有兩個同鄉。在鳳苑春和燕賓樓和他餞行。秋谷情不可却。每處都去坐了一坐。便連忙趕到寶華班來。原來金觀察爲着輪船一早開行。搭客至遲到晚上兩三下鐘。一定要上船的。早早的跑上船去坐着。却又沒有意思。便約着金部郎孫英玉。連着秋谷四個人。在寶華班碰一場。碰完了和上船去。剛剛正好。秋谷趕到寶華班。金觀察已經先在談了一回。便大家碰起和來。雲蘭爲着秋谷。今天要走。未免有些依依惜別的心情。坐在那裏。呆呆的不甚開口。月芳嫁人的事情。秋谷已經當面和本家說過。賬目都付清了。月芳便不肯再見客人。但是章秋谷到來的時候。月芳却還依依舊出來。歛袖低眉。淡粧素服。竟是個人家人的樣兒。秋谷看着這般模樣。覺得玉人依舊咫尺。天涯狼覺。

有些惆悵。再三叫他不要出來。月芳那裏肯聽。只兩下談心的時候。大家都是面上談談的。不能夠握手牽衣。偎肩接膝。像以前的那種樣兒。今天月芳聽得秋谷一定要走。自然心上也狠是酸辛。也是坐在秋谷背後一言不發。只靜靜的。看着他們。碰和等得八圈莊。碰過已經十二點鐘。秋谷便也不免對着月芳雲蘭說些告別的話兒。又拉着雲蘭坐在床上。咕咕唧唧的。不知說了些什麼。月香也走過來。對着秋谷說些套話。不多一刻。已經聽見自鳴鐘錚錚的。响了兩聲。秋谷立起身來。要走。雲蘭和月芳再送到船上。秋谷再三阻攔。他們那裏肯聽。秋谷也只得由他。金觀察和金部郎也一定要送秋谷到船上去。秋谷推却不得。只好聽憑他們怎樣。金觀察和秋谷等本來都是轎子來的。秋谷忽然想起有一個清芬班裏頭的玉鳳。曾經叫過他兩個局。沒有付錢。便叫轎夫把轎子搭在街口去等。又叫雲蘭等略候一回。秋谷同着金觀察等急急的到清芬堂去。付過了錢。連忙出來。再到寶華班去。會齊了雲蘭和月芳。叫他們坐轎在前先走。秋谷同金觀察等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出侯家后來。那侯家后的地方。原是一條極窄的小弄。弄外便是新造的馬路。秋谷等剛剛走出弄口。劈面撞見了一個同鄉兵部主事嚴克任嚴主政。大家止步招呼。不想斜刺裏有兩個洋兵。吃得爛醉。七跌八撞的。

真撞過來不左不右不前不後剛剛撞在那位嚴主政的身上。嚴主政還沒有開口。不料那洋兵撞了嚴主政一下。登時發起酒風來。一手扭住了嚴主政的衣服。口中鉤。格磔的不知罵些什麼。一手在腰間拔出小刀來。望着嚴主政肩窩便刺。嚴主政措手不及。大吃一驚。連忙把身體一側。那把小刀正刺在嚴主政的嘴唇上面。直刺得唇開肉破。鮮血直湧出來。刀尖撞着門牙。牙齒都撞缺了一個。嚴主政阿呀一聲。要想回身走時。怎奈衣服被他拉住。脫不得身。正在十分危急。早惱了那位章秋谷。一個箭步直搶過來。起左手。攥開了他拉着衣服的手。右手輕輕一轉。早把小刀搶在手中。左手順勢一送。那洋兵本來已經醉到十二分的了。那裏經得起章秋谷的神力。早已跟躑直倒過去。撲的仰面一交。說時遲。那時快。章秋谷正要。看嚴主政的傷痕。時只覺得腦後一陣風直撲過來。也不回頭。去看。把身體霍的一扭。右腳往後一登。只聽得撲的一聲。那一個洋兵也是仰面一交。這個時候。恰恰的沒有巡警在那裏。憑着他們去鬧。沒有人去問他。金觀察等却多替章秋谷捏一把汗。恐怕萬一個鬧出大交涉來。不是頑的。章秋谷却並不放在心上。立在那裏不動。只看着那兩個洋兵。只說他一定還要起來混打。那裏知道這兩個洋兵醉到極處。心上那裏還有什麼知覺。一個人吃了章秋

谷。一。交。舫。斗。睡。在。地。上。也。不。扒。起。身。來。倒。反。口。中。嗚。嗚。的。唱。起。歌。來。這。個。時。候。正。是。微。雨。初。過。地。下。還。有。些。泥。濘。這。兩。個。洋。兵。滿。地。亂。滾。滾。得。渾。身。上。下。好。像。個。泥。母。豬。的。一。般。秋。谷。看。了。又。氣。又。笑。料。想。這。兩。個。醉。貓。是。扒。不。起。來。的。了。便。回。過。頭。來。看。嚴。主。政。的。傷。處。只。見。嚴。主。政。把。衣。袖。掩。着。嘴。唇。那。流。出。來。的。血。連。衣。袖。都。溼。透。了。大。家。問。他。怎。麼。樣。嚴。主。政。說。還。沒。有。大。傷。回。到。厲。所。去。找。些。傷。藥。敷。一。敷。就。不。妨。事。的。了。說。着。又。向。秋。谷。道。謝。道。今。天。幸。而。遇。見。了。你。們。幾。位。和。我。解。了。這。個。圍。如。若。不。然。那。就。不。堪。設。想。了。秋。谷。謙。遜。幾。句。只。說。這。般。小。事。理。應。相。助。的。一。面。說。着。嚴。主。政。已。經。叫。了。一。輛。人。力。車。叫。到。江。蘇。會。館。秋。谷。等。還。要。送。他。回。去。嚴。主。政。再。三。不。要。謝。了。衆。人。上。車。自。去。秋。谷。又。對。金。觀。察。道。這。兩。個。醉。鬼。躺。在。地。上。雖。然。與。我。們。不。相。干。但。是。這。個。地。方。又。不。見。有。巡。警。在。那。裏。萬。一。個。鬧。了。什。麼。亂。子。出。來。釀。成。交。涉。老。表。伯。當。着。洋。務。局。的。總。辦。這。個。責。任。是。跑。不。掉。的。不。如。叫。幾。個。巡。警。把。他。們。送。到。領。事。衙。門。去。覺。得。妥。當。些。兒。金。觀。察。點。頭。道。你。的。話。兒。不。差。鬧。出。交。涉。來。還。是。洋。務。局。的。干。係。說。着。左。右。一。望。見。就。近。竟。沒。有。一。個。巡。警。的。影。兒。便。叫。轎。夫。去。叫。了。一。名。巡。警。來。對。他。說。了。這。個。緣。故。那。巡。警。垂。着。手。諾。諾。連。聲。的。答。應。金。觀。察。吩。付。過。了。便。同。着。大。家。坐。上。轎。子。到。紫。竹。林。招。商。碼。頭。安。平。

輪船上來。到了船上。雲蘭和月芳已經坐在官艙裏頭。等了好一回。問他們來。緣故。秋谷把路上遇着的這件事兒。和他們說了一遍。雲蘭和月芳吐舌道。阿要怕人勢。區得倪。齣碰着俚。要叫倪。碰着仔。格號酒鬼。格外國人是魂也。嚇脫格哉。秋谷同着衆人想着中國的這般衰弱。以致受侮外人。不由大家嗟嘆一番。金觀察見開船在即。究竟和秋谷相處了好幾個月。平日之間。又是狠合式的心上。自然悵惘。非常不免有幾句分袂了甯的話。雲蘭和月芳更是脈脈相看。淒然欲泣。秋谷到了這個時候。也覺得一腔別緒。滿腹離愁。和金觀察說幾句。和雲蘭月芳又說幾句。只覺得心上許多衷曲。一時那裏說得出來。無奈坐不多時。早已是曙色在天。殘星無影。差不多已經有三點多鐘。船上的那些水手。大家喧嚷起來。急忙忙的起錨解纜。預備開船。雲蘭和月芳只得立起身來。對着秋谷說了句一路平安。懶懶的走上岸去。金觀察也對着秋谷說道。但願你秋風第一。直上青雲。我們良晤有期。前途珍重。說罷。便也同着衆人一同登岸回去。這一邊章秋谷的事情。且自按下不題。如今且再說起上海的事情來。只說上海地方。雖然是個中外通商的總碼頭。那些市面上的生意。却一半都靠着堂子裏頭的那些僧人。那班路過上海的人。不論是什麼一錢如命。半文不捨的寶貝。到了上海。



他也要好好的頑耍一下。用幾個錢見識見識。這個上海的繁華世界。憑你在別處地方。奮尅得一個大錢。都不肯用。到了堂子裏頭。就忽然捨得揮霍起來。吃起花酒來。一檯不休。兩檯不歇。好像和銀錢有什麼冤家的一般。所以上海市面的總機關。差不多大半都在堂子裏頭。偕人的身上。堂子裏頭的生意。狠好。花錢的。客人。狠多。市面上的資本家也狠多。若是堂子裏頭的生意不好。花錢的。客人。也不狠多。那市面上的經濟。就有些不妙了。這是個什麼原故呢。堂子裏頭。是嫖客。最肯花錢的地方。要是堂子裏頭的生意都不濟起來。那市面上的恐慌。自然是可想而知了。但是如今上海地方的堂子。比起十年以前的光景來。却是大大的不同。客人的經濟。一天。窘似一天。堂子裏頭的規則。却一天壞似一天。以前那班堂子裏頭的偕人。一個個都還有些自愛的思想。見了客人。也都大大方方。規規矩矩的。既沒有那般飛揚蕩佚的神情。又沒有那種鄙薄客人的思想。若是一個偕人。姘了戲子。或者姘了馬夫。就當作個惟一無二的恥辱。不但做客人的。賄他不起。就是同輩姊妹裏頭。也都把這個人當作下流。傳爲笑柄。所以那個時候。偕人們。姘戲子的。狠少。就是或者有幾個。也都是諱莫如深。不肯自家承認。如今的偕人。却不是這個樣兒。一個個龐然自大。見了客人。面子上。雖然不

說什麼心上却狠有些輕鄙客人的思想那生意不好的信人也還不必說他最可恨的是那些生意很好的紅信人一味得只曉得弄戲子軋馬夫鬧得個一場糊塗不成話說非但沒有一些兒慚媿的意思而且還得意揚揚的十分高興那臉皮上面好像包了一層鐵皮的一般以前堂子裏頭信人的品行比如今那些信人的品行高了好些却對着客人不擺一些兒架子如今的信人品行壞到極處那一付無大不大的架子却比以前的信人大了好些就是那些舊時花叢裏頭的先正典型老成規則也都差不多刪除淨盡頹落無存正是回黃轉綠春殘蘇小之樓月謝花薦腸斷琵琶之夢未知以後如何請看下文交代。

第十五回 范彩霞歇夏觀盛里

陸麗娟獨游味藪園

且說上海那些堂子裏頭的習氣一天一天的愈染愈深那班信人們的人品便也愈趨愈下面貌好些的信人不是一味的飛揚跋扈廉恥全無就是拚命的作態粧妖矜持太過那些面貌不好的却又一個個都是怪醜無比粗獷非常要想找一個性情和軟舉止大方的一時那裏找得出這樣的一個人那班客人們到堂子裏頭的去頑的若不是在嫖界裏頭着實的有些資格免不得言語之間就要受他們的怠慢神色

之際。更要受他們的欺凌。但是如今的那些嫖客。那一個是有十二分嫖場資格的大半。都是些土頭土腦的曲辮子。這樣的人到了堂子裏頭。這樣的地方。那就真是求榮反辱。自尋苦吃了。就是那些資格狠老事內教的客人。若是逢場作戲。隨隨便便的。只當是個消遣的頑意兒。那還沒有什麼。若是當真的狂嫖起來。却也沒有什麼趣味。花了無數的銀錢。耗了許多的時刻。還要拚着自己的精神來應酬這些僧人。更要費了自己的思想來對付他們。花了錢到堂子裏頭去。頑原是要圖個自在。尋個開心的。若像如今堂子裏頭的這般時勢。做客人的也要步步留心起來。還尋個什麼開心圖個什麼自在。這可不是花了銀錢自家買罪受麼。看官們看着如今堂子裏頭的這樣情形。聽着在下做書的這番說話。再仔仔細細自己想想。來這個嫖字。可還有什麼味兒。如今閒話休提。只說辛修甫自從章秋谷到了天津去以後。狠覺得有些寂寞。雖然呂仰正王小屏等都在上海。却都不如章秋谷的交情。格外來得密切些。所以一個五月裏頭。辛修甫坐在家裏頭。不很出來。就是花酒。也比往時吃得少些。只天天到自己書局裏頭去。走上一踏。料理些印刷的事情。這一天辛修甫正在書局裏頭。和王小屏閒談。忽然見陳海秋從外面闖了進來。見了辛修甫。便道。你這幾天躲在家裏有什麼

事情連龍蟾珠那裏都不去。這是什麼原故。修甫道。也沒有什麼原故。不過我爲着這幾天天氣熱得很。懶怠出門。前天聽呂仰正說你到蘇州去了。是幾時回來的。陳海秋道。我到蘇州去了足足的十天。昨日一早才到上海的。今天你們想來沒有什麼應酬。我請你們到西鼎豐林媛媛那裏去吃酒。辛修甫縐一縐眉頭道。這樣的炎天盛暑。到堂子裏頭去吃花酒。實在沒有什麼味兒。你若是還有別人可請。我就心領了罷。陳海秋道。這個使不得。今天我是吃的雙槿。因爲天熱。人多了十分擁擠。只請了九個客人。連我自己只有十個人。你若是不去。小屏一定也是不去的了。八個人吃個雙槿。似乎面子上不甚好看。只得委屈你一次。和我綳個場面的了。修甫聽得陳海秋說在林媛媛那裏吃雙槿。便覺得有些詫異道。林媛媛那裏。你又沒有交情。平空去報效他做什麼。陳海秋笑道。你不要管我有交情沒有交情。只要屈你的駕。去上一躑就是了。王小屏插口說道。這樣說起來。林媛媛那裏你又下了水了。怪不得范彩霞要說你是拉圾馬車。好好的做了范彩霞。爲什麼又要跳起槽來。陳海秋道。我也並不是跳槽。彩霞這一節在觀盛里歇夏。我一個月貼他二百塊錢。不做生意。所以我自端午節之後。在林媛媛那裏走得勤些。辛修甫聽了陳海秋話。微微一笑。也不開口。王小屏便問道。彩霞

在觀盛里歡夏。你當真一個月給他二百塊錢麼。陳海秋道。自然是真的。難道哄你不成。王小屏笑道。難道他在觀盛里只有你一個人去。別的客人都不去的。不成。陳海秋搖頭道。那是他和我講明的。歡夏的時候。開銷不夠。要我一個月帮他二百塊錢。那班舊日的客人。除我之外。只有一兩個熟客。偶然去走走。別人是一概都走不進去的。王小屏聽了。不由得鼻子眼裏哼了一聲。道。照你這樣的講起來。你一個月給他二百塊錢。揀直是你和他開銷的了。論起理來。就不該應再走別的客人。爲什麼他那裏的客人。又不止你一個呢。陳海秋道。你倒說得這般容易。二百塊錢一個月。那裏夠他揮霍他自己親口和我說過。一個月房租多少。伙食多少。坐夜馬車的錢多少。吃大菜看戲的錢多少。還有相幫娘姨的工錢。一切大小的零用。他口中算起來。差不多一個月要七八百塊錢。那裏二百塊錢就包得住他的用度。王小屏聽了。笑了一笑。還想要開口和他說時。被陳海秋攔住道。閒話少說。今天是禮拜六。張園裏頭十分熱鬧。我們坐在這裏也沒有什麼意思。還是到張園去坐一回兒。何如。辛修甫點一點頭道。我們同到張園去也好。只要到一大去。叫他放一輛馬車來就是了。陳海秋道。你們不用另叫馬車。我這輛馬車。是借章季居章京卿的。是船式的雙馬車。十分寬廠。不要說坐三個人。

就坐四個人也坐得下。辛修甫聽了，也便點頭依允。大家一同走出弄口，坐上馬車。果然三個人坐在裏頭，甚是寬綽。那馬夫把絲韁一帶，加上一鞭，便滔滔滾滾的一路往味蕪園來。到了安壇第，辛修甫同著王小屏、陳海秋下車進去，就在台階上揀張桌子坐下。這個時候，正是六點多鐘的時候。夕陽西下，晚風徐來，那一班來乘涼的人，倒着實不少。一個個都在辛修甫等面前過去。信人裏頭，也有幾個認得的人，見了辛修甫等，大家點一點頭。辛修甫等正在游目騁懷之際，忽見一個麗人，緩緩的從後面轉過來。腰細驚風，鬢低歛霧，宜主嬌嬈之態，凌華婀娜之姿，扶着一個小六七歲的小大姐，走到辛修甫面前，凝眸一視，便停步含笑。道：辛老長遠，勿見哉。啉。辛修甫連忙擡頭看時，原來不是別人，就是那章秋谷的相好。陸麗娟便也向他含笑點頭，招他坐下。麗娟又招呼了王小屏和陳海秋兩個，便也慢慢的坐下來，開口便問道：辛老章二少到天津去仔。阿有信來。阿曉得。俚幾時轉來呀。修甫道：信是常常有的。信上說七月裏頭一定要回來鄉試。你和他是狠要好的。難道他去了，信都沒有給你一封不成。麗娟面上，一紅道：倪搭一壩刮仔，接着仔。俚一封。信陸麗娟剛說到這裏，忽然王小屏拉了辛修甫一把，道：你看你看。辛修甫連忙回過頭去看時，只見一男一女，從斜刺裏慢慢的走。

過。來。那。女。子。的。模。樣。止。好。二。十。來。歲。的。樣。兒。穿。着。一。件。白。官。紗。衫。元。色。外。國。紗。裙。裏。面。襯。着。淡。妃。色。金。閨。紗。褲。面。上。不。施。粉。黛。止。淡。淡。的。點。着。一。點。兒。胭。脂。顧。盼。飛。揚。丰。神。流。動。一。面。走。着。一。面。時。時。的。溜。轉。眼。光。照。顧。那。同。來。的。男。子。笑。吟。吟。的。露。出。一。團。媚。態。軟。怯。怯。的。粧。成。滿。面。風。情。那。男。子。隨。在。女。子。背。後。年。紀。約。有。三。十。多。歲。穿。着。一。件。白。香。雲。紗。長。衫。手。中。拿。着。一。把。雕。翎。扇。那。頭。上。的。前。劉。海。差。不。多。有。一。二。寸。長。刷。得。一。截。齊。的。髮。光。可。鑑。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却。是。一。張。瘦。骨。臉。兒。兩。邊。的。顴。骨。生。得。高。高。的。滿。臉。上。堆。着。一。團。滑。氣。手。上。却。帶。着。一。個。全。綠。玻。璃。翠。班。指。兩。個。金。剛。鑽。戒。指。烟。烟。燦。燦。的。光。彩。照。人。緊。緊。的。跟。在。那。女。子。的。後。面。兩。只。眼。睛。骨。碌。碌。的。四。圍。飛。射。辛。修。甫。看。了。一。眼。猛。然。想。起。這。個。男。子。的。樣。兒。分。明。就。是。天。仙。戲。園。裏。頭。的。武。小。生。廉。小。福。那。個。女。子。雖。然。狠。有。些。面。熟。却。一。時。想。不。起。是。什。麼。人。看。着。他。們。男。女。兩。個。的。那。種。樣。兒。狠。覺。得。有。些。看。不。上。眼。陸。麗。娟。也。看。見。了。連。忙。別。過。頭。去。不。去。看。他。口。中。低。低。的。說。道。格。號。人。悟。篤。去。看。俚。做。捨。辛。修。甫。便。也。低。低。的。問。王。小。屏。道。這。一。個。男。的。是。廉。小。福。那。一。個。女。的。又。是。什。麼。人。你。認。得。不。認。得。王。小。屏。附。耳。說。道。女。的。就。是。前。節。在。東。尚。仁。的。姚。月。仙。新。嫁。了。電。報。局。總。辦。宣。柳。生。的。你。難。道。不。認。得。麼。辛。修。甫。聽。了。恍。然。大。悟。原。來。這。個。姚。月。

他名仰正也做過的。辛修甫同着王小屏等在席上和他相遇過幾次。辛修甫覺得好生面熟。却一時間想不起來。如今聽了王小屏的說話。心上方才明白。暗想。這海的這班紅倌人。真是十分可恨。好好的嫁了人。却又偏要出來這般混鬧。正想着。只見廉小福和姚月仙在草地上兜了一個圈子。回身走上台階。就在對面的一張桌子上。雙雙坐下。那一種眉來眼去的神情。眼波四飛。雙眉欲動。委實的十分好看。陸麗娟看不上眼。便立起身來。辭了辛修甫等。往老洋房那一邊便走。那一班男男女女的游客。見了廉小福和姚月仙兩個人。覺得他們那般情景。知道一定不是什麼好好的來歷。更兼廉小福也是個有名的武小生。天天登台演劇。認得他的人很多。便不免大家都在背地裏竊竊議論起來。廉小福姚月仙見了。知道議論的。定是他們兩個。也覺得有些坐不住。只好付過了茶錢。立起身來。便走。辛修甫見他們走了。方才對王小屏和陳海秋說道。如今上海的風氣。一天壞似一天。像這樣的事情。還不足為奇。更有好的。大家內眷。也是這般的一味。在外邊胡鬧。廉恥的兩個字。兒竟是沒有的了。以後的人心風俗。不知要壞到怎樣的一步田地呢。說着。不覺大家嗟嘆一番。正是桑間濮上。採蘭贈芍。之風。北閣西廂。待月期星之約。未知後事如何。且待下文交代。



第十六回

弔膀子淫伶得意

鬧包廂戲館爭風

且說辛修甫和陳海秋等在味菴園回來。便一直到西鼎豐林媛媛院中。陳海秋忙忙的寫起請客票來。一會兒客人來了。陳海秋分付擺起檯面來。一班客人爲着天氣十分炎熱。略略的坐了一回。便大家謝了主人。散席回去。辛修甫想着回去也沒有什麼事情。便約着王小屏和陳海秋等到天仙去看戲。王小屏搖頭道。這般天氣。到戲館裏頭去聽戲。可不是自己找苦吃麼。修甫道。包廂裏頭看戲的人少些。又有風扇。我們只要去包他一間廂就是了。看戲雖然苦熱。回到家裏去也是一般。還是找些消遣的事情。覺得比坐着好些。陳海秋道。今天禮拜六。這個時候。已經差不多九點多鐘。只怕包廂早已擠滿的了。修甫道。夏天比不得冬日。戲園裏頭的生意狠清。一定不至於十分擁擠。王小屏忽然笑道。我們方才看見的廉小福和姚月仙。廉小福恰恰是天仙裏頭的武生。姚月仙自從和廉小福有了首尾。想來一定是天天要到天仙去看戲的。我們今天去看看他們兩個人的把戲也好。陳海秋聽了。甚是高興。催着辛修甫快去。遲了恐怕沒有座位。辛修甫便同着他們幾個。走出西鼎豐弄口。一路往天仙戲園來。進了戲館。自有認得的案目。趕忙招呼。辛修甫便問還有全間的包廂沒有。那案目彎背恭

身滿面添花的道。別人來是騰不出來的了。如今辛老爺要讓也要讓出一間來。說着便引着衆人走上樓去。果然讓了一間包廂出來。請辛修甫等進去坐。下辛修甫舉目看時。只見樓下正棹上的客人。雖然不見得十分擁擠。却也坐得滿滿的。沒有什麼空位。只有樓上的人。略略少些。隨手拿過一張戲單來看時。只見排的廉小福的長坂坡。謝月亭的四郎探母。小連生的四進士。樓上已經做到一陣風的泗洲城。泗洲城完了。就是小連生的四進士。做得甚是精神。四進士做完。便是謝月亭的四郎探母。手羅一响。謝月亭緩步出來。辛修甫等素來聞得謝月亭的聲譽。知道是個新出來的著名老生。不免大家都細細的看他。只見他面如滿月。膚若凝脂。骨格玲瓏。身材穩稱。更兼喉音高亮。清脆非常。唱到那幾句搖板。直唱得十分沈鬱。無限蒼涼。好像一聲聲一句句都唱出眼淚來。辛修甫聽了十分嘆賞道。真個名不虛傳。不愧是個後起之秀。一面聽着。一面留神往廂樓上兩旁一看。只見兩邊樓上。有好幾個不尷不尬的少年女子。都目不轉睛的。看着那樓上的謝月亭。這一個眼波斜溜。那一個檀口微開。這一邊方才巧笑承迎。那一邊又是嬌聲引逗。那一種妖嬈冶蕩的樣兒。一時間。那裏摹繪得出。更兼那幾個女子的樣兒。十分詫異。說他是人家人。罷又實在不像。是人家人。說他是堂。

子裏頭的。俏人罷。又不像是個吃把勢飯的樣兒。辛修甫看了。詫怪非常。口中嘆一口氣道。怎麼上海地方的風氣。如今竟壞到這般田地。我記得前幾年的時候。還不是這個樣兒。怎麼隔不多時。竟會現出這般怪狀。王小屏道。前幾年已經都是這般的了。不論什麼人。人家和堂子裏頭的人。吊起膀子來。都是在戲館裏頭。把戲館當做他們的台基一般。你向來不很聽戲。所以沒有留心罷了。辛修甫聽了。便也不說什麼。只細細的看那檯上的謝月亭。看他怎樣的對付那班女子。只見那班女子。雖然一個個眉花眼笑。賣弄精神。把一雙眼睛。釘定在謝月亭身上。目不轉睛的看那謝月亭。却只顧做他的戲。不甚理會。雖然也有時回他們幾個眼風。却終是隨隨便便的。不大經意。辛修甫看了。不懂這個裏頭是個什麼道理。心上疑惑。或者是那班女子面貌醜陋。看不上眼。所以不去理會。也未可知。便又對着那班女子。看了一看。只見那幾個女子。也有面貌生得平平常常。不很出色的。也有生得十分出色。艷麗非常的。却沒有一個醜陋的。在裏頭。辛修甫想來想去。始終想不出這裏頭究竟是什麼的一回事情。便和王小屏陳海秋兩個人說了。王小屏和陳海秋也留心看了一回。果然覺得那幾個女子。雖是十分挑逗。謝月亭却有意無意的。不甚兜攬。王小屏和陳海秋也想不出這個道理來。

這。個。時。候。檯。上。的。謝。月。亭。已。經。做。到。別。妻。被。擒。的。一。場。那。一。個。搶。背。筋。斗。也。跌。得。十。分。圓。穩。陳。海。秋。喝。一。聲。采。道。這。個。小。孩。子。委。實。可。愛。怪。不。得。這。班。沒。廉。恥。的。婦。女。要。一。心。一。意。弔。他。的。膀。子。王。小。屏。聽。了。便。取。笑。他。道。這。樣。說。起。來。你。若。是。做。了。女。子。也。一。定。要。和。他。弔。膀。子。的。了。陳。海。秋。也。笑。道。我。不。過。是。這。般。說。說。罷。了。你。又。沒。下。巴。起。來。正。說。着。忽。然。陳。海。秋。回。過。頭。來。一。眼。看。見。隔。壁。二。包。裏。頭。空。空。洞。洞。的。一。個。人。也。沒。有。却。鋪。着。檯。布。裝。着。碟。子。還。有。兩。個。花。插。裏。頭。插。得。滿。滿。的。都。是。鮮。花。擺。設。得。很。是。精。緻。陳。海。秋。便。道。怎。麼。二。包。裏。頭。的。客。人。到。這。個。時。候。還。沒。有。來。辛。修。甫。微。微。笑。道。我。是。進。來。的。時。候。早。已。看。見。的。了。這。個。包。廂。一。定。是。那。位。電。報。局。總。辦。宣。觀。察。的。姨。太。太。長。包。在。這。裏。的。了。陳。海。秋。不。信。道。今。天。是。禮。拜。六。他。爲。什。麼。到。這。個。時。候。還。沒。有。來。只。怕。不。是。他。包。的。罷。辛。修。甫。笑。道。你。不。用。性。急。等。會。兒。廉。小。福。的。戲。出。場。他。自。然。會。來。的。說。猶。未。了。早。聽。得。一。陣。腳。聲。一。個。案。目。當。頭。領。着。一。班。大。大。小。小。的。婦。女。一。窩。蜂。都。走。進。二。包。裏。來。陳。海。秋。連。忙。回。頭。看。時。只。見。一。個。少。年。女。子。領。着。兩。個。娘。姨。兩。個。大。姐。嘻。嘻。哈。哈。的。做。一。堆。兒。坐。下。果。然。不。是。別。人。就。是。在。張。園。裏。頭。看。見。的。那。個。姚。月。仙。這。個。時。候。的。粧。束。和。方。才。大。不。相。同。打。扮。得。粉。膩。脂。濃。珠。圍。翠。繞。穿。着。一。身。外。國。紗。衫。褲。越。顯。得。花。嬌。柳。

媚玉潤珠。那姚月仙坐了下來，也不看檯上的戲，只和那兩個大姐，咬着耳朵，咕咕唧唧的說了一會，也不知他說些什麼。一會兒謝月亭的戲已經演畢，便是廉小福的長坂坡登場。廉小福穿着一身簇新的白緞繡甲，捻着一根短短的白蠟桿，鎗氣昂昂，雄糾糾的走上場來，穩容甚是整齊，穩步也十分穩稱。這個時候，不但是姚月仙的一雙眼睛，目不轉睛的注在廉小福身上，就是那班樓上樓下的看客，也大家的目光都攏在廉小福一個人身上。廉小福抬起頭來，往兩邊包廂裏頭，把眼睛飛了一轉，見了姚月仙喜孜孜的在包廂裏頭看着他，微微展笑，便不由得心花大放，越發精神。那混戰的一場，一路鎗花使得水屑不漏，投井的一場，更添出幾個大翻身，旋轉如飛，身段活潑，演得甚是認真，只把個姚月仙在包廂裏面，喜得滿心奇癢，張開了一張櫻桃小口，再也合不攏來。辛修甫等一面看着戲，檯上面，廉小福的戲，一面又要看着包廂裏頭姚月仙的戲，倒覺得有些應接不暇。起來正看到好處，忽然聽得豁唧唧一聲，响亮一個茶碗從頭包裏面直飛到二包裏來，剛剛的不歪不斜，正飛在姚月仙的頭上，直把個姚月仙嚇了大的一驚，頭上淋淋漓漓的淋了許多的水。一支翡翠押髮折作兩截，珠花也掉了一支，接着聽得頭包裏頭有一個女子的聲音，嬌滴滴的罵道：「格只

爛。污。貨。未。直。頭。少。有。出。見。格。嫁。仔。人。再。要。出。來。弔。膀。子。面。孔。才。勿。要。格。哉。這。一。下。子。登。時。二。包。裏。頭。鬧。烘。烘。的。大。亂。起。來。姚。月。仙。吃。了。這。一。個。驚。嚇。更。聽。得。隔。壁。有。人。罵。他。明。曉。得。這。個。隔。壁。的。人。一。定。也。是。廉。小。福。的。相。好。登。時。又。恨。又。妬。心。頭。那。一。股。酸。氣。直。升。到。腦。門。裏。頭。來。再。也。按。捺。不。住。不。顧。好。歹。也。跳。起。身。來。厲。聲。罵。道。耐。是。捨。人。介。倪。認。也。勿。認。得。耐。吃。醋。未。也。勿。是。實。梗。吃。法。格。碗。耐。倒。再。有。面。孔。罵。倪。說。倪。勿。要。面。孔。耐。阿。是。要。面。孔。格。呀。要。仔。面。孔。未。也。勿。操。至。於。到。戲。館。裏。向。來。吃。醋。哉。碗。倪。弔。膀。子。未。勿。關。得。耐。格。事。體。挨。勿。着。耐。來。瞎。三。話。四。耐。有。本。事。未。跑。出。來。等。倪。認。耐。格。大。好。老。嘴。拿。仔。茶。碗。躲。來。浪。隔。壁。打。人。連。搭。仔。王。法。才。嚙。撥。格。哉。耐。打。斷。仔。倪。一。根。壓。髮。搭。倪。好。好。裏。賠。得。來。少。仔。一。個。銅。鈿。未。耐。試。試。看。一。面。說。着。喝。叫。手。下。的。那。幾。個。娘。姨。大。姐。悟。篤。大。家。才。跟。仔。倪。到。隔。壁。去。問。問。格。只。爛。污。貨。看。說。罷。便。立。起。身。來。往。外。便。走。那。頭。包。裏。頭。的。那。個。寶。貝。聽。得。姚。月。仙。把。他。這。般。痛。罵。更。氣。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把。兩。只。小。脚。在。地。下。亂。頓。道。倪。吃。醋。未。自。然。有。吃。醋。格。道。理。耐。倒。再。有。面。孔。說。得。出。格。號。閒。話。老。實。對。耐。說。廉。小。福。搭。倪。未。四。五。年。格。老。相。好。哉。倪。掛。仔。牌。子。規。規。矩。矩。做。生。意。搭。戲。子。軋。餅。頭。嚙。哈。希。奇。耐。是。嫁。仔。人。格。人。家。人。宣。家。裏。格。姨。太。太。呀。再。有。面。孔。出。來。軋。餅。頭。一。面。

說。着。一。面。也。挺。身。而。出。直。迎。上。來。剛。剛。和。姚。月。仙。打。了。一。個。照。面。姚。月。仙。好。好。的。坐。在。那。裏。被。他。潑。了。一。頭。的。水。又。打。斷。了。一。支。壓。髮。直。恨。得。咬。牙。切。齒。恨。不。得。把。他。一。把。扭。過。來。打。個。半。死。方。才。爽。快。見。他。直。迎。上。來。不。免。抬。起。頭。來。看。他。一。眼。只。見。這。個。女。子。約。莫。也。不。過。二。十。多。歲。的。樣。兒。頭。上。梳。着。一。條。油。晃。晃。的。樸。辮。沒。有。一。些。插。戴。身。上。也。穿。着。一。身。外。國。紗。衫。褲。不。穿。裙。子。身。量。苗。條。丰。神。妖。麗。蛾。眉。直。豎。粉。面。通。紅。惡。很。很。的。直。撲。過。來。正。是。月。照。明。河。之。夢。神。女。生。涯。風。吹。妬。海。之。波。摩。登。業。果。在。下。做。書。的。做。到。此。處。却。要。暫。歇。一。回。以。後。的。許。多。事。跡。都。要。在。十。一。十。二。兩。集。裏。頭。出。現。的。了。





宣統二年六月十版

版  
不  
許  
翻  
印  
有  
權  
所

著  
作  
者

印  
刷  
所

總  
發  
行  
所

發  
行  
所

販  
賣  
者

九尾龜十集  
定價大洋肆角

漱  
六  
山  
房

集  
成  
圖  
書  
公  
司

點  
石  
齋

開  
明  
書

申  
昌

各  
埠



